

說部叢書

第二集第八編

懺情記

上卷

商務印書館

譯印

上海图书馆藏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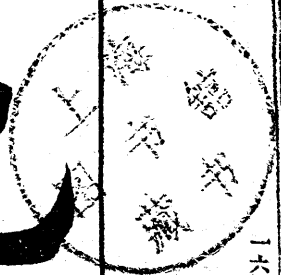
A541 212 0001 0315B

說部叢書

第二集
第八編

懺情記

商務印書館印行



一六七〇

懺情記卷上目錄

- | | | |
|------|----------|----------|
| 第一回 | 冒風寒扶病繫情絲 | 感身世傷心垂恨淚 |
| 第二回 | 招佳客喜做撮合山 | 趁良宵大開跳舞會 |
| 第三回 | 棠嬌杏妬兩美爭婚 | 燕叱鶯嗔片言絕意 |
| 第四回 | 施挾制福男爵逼婚 | 話情衷穆醫生墮水 |
| 第五回 | 遇凶事驚惶成疾病 | 述疑案偵探露端倪 |
| 第六回 | 濬荒池弱女出家門 | 附汽車冤家逢狹路 |
| 第七回 | 杼妙策行蹤成詭祕 | 易假裝旅況鎮艱辛 |
| 第八回 | 車行隧道影事驚心 | 屍出古池新聞奪魄 |
| 第九回 | 購護照權作旅人妻 | 翻影像忽覩亡夫面 |
| 第十回 | 族邸迴燈假夫斃命 | 捕房託足看役談奇 |
| 第十一回 | 按察署初面見司官 | 簽押房虛心詰女犯 |

第十二回

坐監牢甘心誣死罪

疑護照打電問行蹤

第十三回

寫遺書冤狀出人間

罹熱病亡魂來榻畔

第十四回

疑有疑無尋尋覓覓

是真是夢死死生生

第十五回

去跡難參意中人遠

柔腸欲斷愁裏書來

懺情記卷上

第一回

冒風寒扶病繫情絲

感身世傷心垂恨淚

話說歐洲法蘭西國巴黎京城。有一個女子。在新聞紙上登出一段奇文。開場一片說話道。

哎。嗚。可。憐。啊。我。自。己。想。想。我。是。個。有。罪。之。身。如。今。徧。體。麻。木。好。像。死。而。復。生。一。樣。想。起。來。還。是。驚。恐。悲。傷。不。已。因。為。要。懺。悔。懺。悔。所。以。把。我。的。罪。過。都。寫。了。出。來。請。世。上。人。觀。看。觀。看。諸。君。啊。須。知。犯。罪。最。重。就。是。殺。人。我。犯。的。正。是。殺。人。之。罪。這。個。罪。又。不。是。囑。託。別。人。正。是。自。己。殺。了。犯。的。被。殺。的。又。不。是。別。人。正。是。我。的。夫。君。夫。君。又。不。止。一。個。卻。有。兩。人。我。有。兩。個。夫。君。竟。把。兩。個。夫。君。都。謀。殺。了。哎。嗚。諸。君。請。估。量。估。量。我。犯。的。罪。是。什。麼。罪。像。我。這。種。女。子。又。是。什。麼。女。子。呢。

看官。這一番開場話。你道是奇聞不是奇聞呢。那女子說了之後。隨即又將這件案情。原原本本寫了出來。交給新聞館。託他登載。當時被在下看見不覺也是悲傷感

嘆情不自禁。原來這說話的。是一個法國名門千金之女。芳名叫做花娜生。得腰逾柳細。貌比棠嬌。雖不能算天下第一佳人。但在巴黎城中。可稱得獨一無二。誰知出於意外。犯了謀殺兩個親夫的大罪。幾乎要受重刑。後來幸虧脫離刑法。死裏逃生。得了性命。他回想從前。猶如再世。所以將這全案登載出來。與世人觀看。如今在下照依花娜所說。譯演出來。替看官們消閒解悶。只見上面寫道。

看官。可知本地有一位侯爵。名叫福雷凱。是咱們法國巴黎京城第一等皇親貴族。我就是侯爵親生之女。侯爵單生下我一個愛女。並無姊妹弟兄。愛我如同珍寶。因我面貌生得如花如玉。所以取名花娜。我家住的邸宅。在這法國可算得有一無二。的富麗繁華。沒有別家可以比得上。單說我家邸第高牆外邊。有一方古池。不知經過多少年代。要算是福家最舊的古物。池面狠爲廣闊。池水狠深。看不見底。外邊人因我家有這個古池。從此出了名。又稱我父親爲古池侯爵。說起古池家。巴黎沒一個人不知道的。那一年春間。我年方十八歲。凡是知道的人。誰不道我是一位清華。

高。貴。白。璧。無。瑕。的。閨。女。千。金。那。時。我。在。家。陪。伴。父。親。除。了。和。父。親。天。倫。之。樂。以。外。並。不。知。道。有。別。的。鍾。情。相。愛。的。事。情。但。我。父。親。心。裏。以。爲。我。年。已。長。成。應。得。相。當。擇。配。平。日。間。意。中。早。已。看。中。一。個。少。年。意。欲。將。我。許。他。爲。婿。這。人。是。我。父。的。遠。房。族。姪。我。的。同。姓。族。兄。也。是。閥。閱。之。家。世。襲。男。爵。名。叫。福。雷。曼。我。父。雖。有。此。心。我。卻。是。無。愛。無。憎。依。舊。淡。淡。相。處。和。平。時。一。樣。這。也。沒。甚。關。係。但。我。每。逢。夜。間。外。邊。有。什。麼。酒。席。宴。會。常。常。出。去。臨。場。會。中。紳。士。貴。人。一。見。我。身。到。來。莫。不。爭。先。恐。後。請。我。和。他。們。同。檯。跳。舞。這。也。是。法。國。風。俗。如。此。還。有。最。奇。的。不。論。什。麼。地。方。若。是。我。一。經。到。場。不。拘。我。穿。的。衣。服。說。的。言。語。一。舉。一。動。第。二。天。早。晨。新。聞。紙。上。早。已。樣。樣。登。載。出。來。與。大。衆。婦。女。觀。看。大。衆。婦。女。立。刻。就。拿。我。的。衣。服。言。語。舉。動。作。爲。榜。樣。仿。照。而。行。譬。如。我。今。天。戴。了。新。式。軟。帽。不。上。十。天。巴。黎。上。等。婦。女。們。沒。一。個。不。戴。軟。帽。了。其。餘。種。種。都。是。如。此。那。時。巴。黎。城。中。的。人。都。稱。我。爲。女。王。凡。是。踵。事。增。華。爭。妍。鬪。麗。的。事。都。奉。我。爲。圭。臬。那。些。搢。紳。純。袴。少。年。大。家。品。評。說。是。我。的。眼。兒。最。媚。被。我。秋。波。一。轉。立。刻。心。醉。

魂飛起來。不知不覺做了我的奴隸。但別人雖然這般評論我。卻毫無一點兒僇。佻。輕薄的心。凡在宴會場中。大庭廣衆之內。頭也不肯妄回。眼也不敢斜視。因此那些少年。雖則愛我。卻又對我不能不敬。這也是我的性情品格。天生如此。當十八歲那年春間。我受了些風邪。發了感冒之症。臥病在牀。我父親知道了。立刻去請醫生前來診視。這個醫生。從前有事回了家鄉。新近纔到巴黎。懸牌濟世。名字叫做穆洛根。一會。穆醫生到了。父親先進來對我说。那醫生年紀雖輕。人是狠懇摯的。就請他進來。麼。我嬌嬌癩癩答道。怎麼年紀輕的人……父親接著道。但他性情甚好。且醫道又甚精明。我又道。兒聽說年輕的人診婦女的脈。那手要抖顫的。穆醫生可是這樣麼。父親不覺笑了一聲。也不言語。出去請了穆洛根進來。穆洛根到得房裏。若無其事。的坐在我臥榻旁邊。先說了幾句寒暄常話。我的臉向著裏面。並不答應。及至翻過身來。穆洛根擡頭瞥眼。一見早已把一雙眼珠子釘住在我臉上。一些也不能動。我當時看見這種情形。心裏狠爲嫌惡。問道。我臉上顏色不好麼。穆洛根正在出神。

被。我。問。出。這。句。話。倒。陡。然。噢。了。一。驚。這。纔。低。下。頭。去。垂。著。眼。不。敢。仰。視。停。了。一。會。我。暗。想。這。時。穆。洛。根。的。心。總。該。鎮。定。了。只。見。穆。洛。根。重。復。擡。起。頭。來。要。看。我。的。面。色。不。料。我。正。拿。眼。望。著。穆。洛。根。兩。個。人。四。隻。眼。睛。剛。刚。打。個。照。會。鬪。個。正。著。這。一。下。子。不。但。穆。洛。根。越。發。魂。魄。飛。蕩。連。我。帶。著。病。恙。也。有。些。心。神。搖。動。起。來。兩。人。都。是。欲。避。還。羞。欲。言。還。澀。的。模。樣。那。時。我。揣。摩。穆。洛。根。的。眼。光。也。不。知。他。是。清。秀。也。不。知。他。是。俊。爽。只。覺。得。又。有。威。嚴。又。有。愛。情。一。霎。時。不。由。自。主。全。個。身。體。都。被。他。一。剎。那。的。眼。光。攝。了。進。去。就。以。爲。徧。天。下。有。情。的。人。就。是。穆。洛。根。一。個。並。且。徧。天。下。勝。過。我。花。娜。的。人。也。只。有。穆。洛。根。一。個。又。想。到。適。纔。穆。洛。根。那。種。情。形。我。狠。爲。嫌。惡。他。不。料。我。自。己。見。了。他。也。是。如。醉。如。癡。不。能。動。彈。好。一。會。纔。清。爽。了。些。復。了。本。性。看。官。須。知。我。長。成。十。八。歲。這。一。回。纔。是。愛。心。初。動。情。竇。初。開。之。時。但。爲。什。麼。從。前。在。酬。應。場。中。和。多。少。少。年。相。見。並。不。感。動。留。戀。這。一。回。和。穆。洛。根。初。次。會。面。就。觸。動。情。苗。呢。莫。說。看。官。們。要。奇。怪。就。是。我。自。己。也。道。不。出。個。緣。由。來。當。下。穆。洛。根。診。脈。已。畢。立。起。身。來。對。我。父。

親說道。這裏的房屋。於保養衛生。狠不相宜。第一層那個古池。須要破壞。他纔好。那裏頭。是數百年的淤水。又有穢垢水藻等類。堆積滿了。因此之故。連這邊的空氣。也狠不好。我躺在榻上。聽了這話。暗想我家古池。是父親最愛的東西。外人沒一個不稱讚。道好的。獨有穆洛根爲了我的病。起了誠懇愛我之心。竟敢說出破壞的話來。也不怕我父親見怪。這人的心腸。氣概。真是異乎尋常。凡人不及想到這裏。越發看得穆洛根人間少有。世上難逢。當下我父親不但不怪穆洛根。反也有些感激他的意思。答道。足下盛情。甚爲難得。從前別的醫生見了。果然也留意到此。但卻沒有像足下這等直談見愛的。那古池是先祖遺傳下來。看得如至寶一般。遠處地方。慕名來看的人。也不知有多少。若是破壞了。未免有些可惜。但那池實在深得狠。倘若誤跌下去。必然沒法可救。因此先祖也想到這一層。意欲在四邊搭造鐵欄杆。以防禍患。但因造起鐵欄。又不雅緻。所以至今不能照辦。依足下所說的話。不如用別的東西來填滿了罷。說到這裏。停了一停。又道。呀。好好。不得已。只能造起假山來。以後就

請足下在舍下做了家醫。諸事奉託照管。我那時聽得明白。心裏何等快慰。喜歡就是穆洛根。意外得了奇緣。自必也和妾一樣。那時我和穆洛根的眼光又直鬪了。攏來已不似先前那種羞縮的模樣。只覺我眼裏的心事直射到穆洛根目中。穆洛根目中的意思也直映到我眼裏。這四顆眼珠之內。猶如都暗暗鑄著什麼奇妙文字。一般兩邊各自咀嚼。不知有幾許精深的意味。只有我父親在旁。沒有看見。這種暗藏文字。若是看見了。也不致於請穆洛根常到家裏來做家醫了。當下穆洛根對我道。姑娘以後不論有病人。沒有病人。在下每天早晨一點鐘。晚間兩點鐘。到府上來辦事。好麼。我勉強鎮定。羞赧答道。那個。但請足下的便。就是我父親卻連忙道好。穆洛根就告辭而去。自此以後。他就照這約定時刻。每天來我家兩次。我父親和他相處越久。也越敬愛他。常常和他同赴宴會。待他如自己家人一般。因此我和他也一日親近一日。但那時我父親那裏知道我兩人的心事。想到我的婚事。依舊不忘記族兄福雷曼看官啊。我那時只有一點愛情。也不知道我是侯爵名門之女。穆

洛根是個沒聲名沒身分的醫生。只覺得心已爲愛情迷住。眼已爲愛情眩昏爲了。穆洛根聲名也願意拋棄身分也願意墮落就是我的門第我的性命都丟在腦後。但能和穆洛根生同室死同穴任他什麼罪過也可以甘受任是什麼地獄也可以。沈淪總之穆洛根是我的生命是我的極樂世界。這個情形不但我是如此就是穆洛根何嘗不是如此。但穆洛根見我門第身分比他清高心裏以爲這件事萬不能如願幾乎要斬斷情根不生妄想只見他終日裏憂愁抑鬱面貌一天瘠瘦一天若是在我身傍聽見我的聲音那顏色立刻就變換起來翻憂爲喜強笑爲歡那種快樂情形連天也覆不住地也載不住但我雖是十二分有這個心父親依然毫不知覺以爲穆洛根這樣身家我斷不至於起什麼愛戀我又不能先對穆洛根說明只得時時將言語舉動露些意思出來穆洛根也像是要把他心事說出但因和我身分不符終於不敢啟口只自憂愁抑鬱獨自相思可知穆洛根早晨來一點鐘有五分時候與我游玩。晚間來兩點鐘有一點半時候由我留他談心。雖則朝夕追陪。

卻並不將兩人心事說明。只藏在肚子裏。心心相印。若使那時我兩人都已說明。以意中人相稱。更不知怎樣快樂歡慰哩。我父親當時。但知我和穆洛根脾氣相合。並不知有什麼愛戀之情。因此穆洛根常常在我這邊。同在一起。父親也不見怪。越發道他人品端正。才學優長。遇有酬宴。也招他同去。遇有夜會。也喚他共臨。待他全然和貴客紳士一樣。但我的族兄。就是父親定爲我壻的福雷曼男爵。因爲我父親有意於他。雖則沒有訂婚的成約。卻已當作已經訂定一般。時時向我屋中窺探。見穆洛根和我一起。臉上就起了嫉妬之色。對著我狠有憤恨的模樣。有一天。我和父親與福雷曼相遇。大家閒談。父親提起穆洛根爲人。說道。穆君爲人精明老練。不像年輕的人。但他家貧。我家總須酬謝他些銀錢纔好。福雷曼聽了。就現出不樂之色。罵道。那厮居心很爲不良。身爲貧民。稍微學得些湯頭。就出來問世。見直是拿極少的本錢。買他人的性命。再者他……說到這裏。我實在聽不耐煩。接著道。你當著人。不在背面說人短處。大大不該。你自知本領不佳。就該趕緊上進。別人替我家出力醫

治你不替我家感激。還要血口噴人。麼。福雷曼近來和我意見。時常反對。那時見我又說出這樣話來。更是滿面不快。如今我回想從前我這話。竟下了他嫉妬的苗種了。他憤恨的根。那時福雷曼又對我父親道。伯父替那厮幫忙助力。總有些不妙。那厮到這裏來。終日吃好的。喝好的。看好的。用好的。見識高了。身分也高了。反與他本來面目不相應。這個伯父不是調濟他。反是害了他。到了那時。伯父懊悔也來不及。福雷曼說這話。我在旁早已窺破其奸。無奈我父親不知其中緣故。卻帶笑說道。這是怎麼說。可知我這樣擡舉他。世間的人也自能慢慢敬重他起來。這其中或者將來有什麼大家閨女和他成一段姻緣。有個好好的結局也。未可知。嘻呀。彼時我的妄想。以為照這幾句言語看來。我父親心中大約已有將我許配穆洛根之意。我那能疏忽懈怠。那能放攔得下。到得晚間。我早已預先等待。及至穆洛根到來。我就領他走到牆外古池旁邊。意欲和他傾心相吐。那牆與池相隔中間。有一方二丈來寬的草地。我因為那裏景致甚好。夜間常常去散步消遣。那個地方。從沒有奴僕等人

到來看見的。那一晚明月皎潔。萬里無雲。照著一片碧綠的古池。可稱得春宵絕景。我和穆洛根到得那裏。就在草地鐵腳椅子上。並肩而坐。我在月光之下。先看著穆郎的臉色。見他不知想念什麼。依舊是憂愁抑鬱的形容。我問道。郎君你爲何恁地愁苦。我倒並不心焦性急。哩。穆郎咳聲嘆氣。答道。咳。愛卿草木尙且有情。我要不焦急。怎叫我颺得下呢。今晚我是來和愛卿告別的我驚詫道。哎。喲。怎麼郎君拋撇我到什麼地方去呀。穆郎道。這是不去。我想任是到什麼時候。我的心事是一些也沒有指望。自從初次和愛卿見面。就前後左右四面兜過。來想到如今到底不能遂願。如今我已看破世界上萬事皆空。我就要望那空的所在走去。好結我的收場。成我的正果。我驚問道。那是什麼意思。爲什麼事看破呢。穆郎也不回答。只低著頭打悶。我暗想。穆郎說出這話。那時他的心腸必定好如劍割刀剛一般。說不盡的癡憐。怨恨。我又挨近他的身旁。問道。郎君。你說望那空的所在去。究竟是什麼地方呢。穆郎道。不論什麼地方。總不能安置我。這個苦命身子。說著。嚙子裏聲音已是低了。

下。去。那。時。我。的。兩。手。正。叉。著。搭。在。穆。郎。膝。蓋。上。不。防。那。眼。淚。已。撲。簌。撲。簌。向。我。手。上。滴。了。下。來。我。一。見。他。的。眼。淚。不。知。怎。樣。自。己。的。眼。淚。也。無。故。被。他。吊。引。出。來。咽。住。了。咽。喉。幾。乎。說。不。出。話。卻。擡。起。頭。來。看。著。穆。郎。又。道。唉。郎。君。你。究。竟。看。破。什。麼。呢。穆。郎。要。想。止。住。泣。聲。勉。強。回。答。總。不。能。出。口。好。一。會。纔。又。低。聲。半。吞。半。吐。道。出。那。是。愛。卿。四。個。字。來。我。忙。問。那。是。我。怎。樣。穆。郎。道。因。爲。愛。戀。愛。卿。……因。爲。任。是。愛。戀。到。石。爛。海。枯。也。是。無。用。哎。喲。看。官。可。知。我。未。曾。聽。見。愛。戀。兩。個。字。已。是。思。慕。穆。郎。穆。郎。未。曾。說。出。愛。戀。那。句。話。已。是。鍾。情。於。我。如。今。穆。郎。一。經。出。口。我。那。裏。忍。得。住。早。已。被。愛。戀。兩。字。惹。得。咽。氣。吞。聲。只。差。沒。有。放。聲。大。哭。看。官。啊。那。時。我。的。生。魂。不。知。不。覺。飛。上。了。半。天。我。的。迴。腸。無。緣。無。故。切。成。了。萬。段。從。此。以。後。但。使。我。身。不。死。總。是。爲。穆。郎。生。在。世。上。爲。穆。郎。活。在。人。間。穆。郎。就。是。我。我。就。是。穆。郎。穆。郎。不。到。那。世。界。空。的。所。在。走。去。便。罷。若。是。要。去。必。定。我。兩。人。攜。手。同。行。斷。不。能。分。離。拋。棄。這。是。我。當。時。的。確。不。移。的。心。思。境。界。想。看。官。們。也。必。然。信。以。爲。真。但。則。看。官。啊。那。時。我。和。穆。郎。的。盟。約。是。個。祕。

密的私約是個不對人言的私緣。除了我與穆郎之外，只有天知地知，別的再沒有。第三個人知道，大凡祕密兩字，世上的人每每要仗他成大業，立大功，誰知我反倒爲了祕密，犯了大罪，我潑天的大罪都在那祕密兩字之中。

第二回

招佳客喜做撮合山

趁良宵大開跳舞會

看官，我和穆洛根雖則私下訂了結爲夫婦的約，但前已言明，我是侯爵名門之女，穆郎是一個醫學書生，這件事怎能夠對他人告知，叫人知道，但我心裏早已打算妥當，且待穆郎日後飛黃騰達，得了出山光大門楣，那時再將這事明露出來，行那正式華美的婚禮，遂了百年諧好之願。再者，穆郎今日雖則貧寒，只須刻苦用工，精勤向學，料他不出三年內，定能成個高名飽學的大醫家，到了那時，我對父親說明，願與他爲夫婦，父親也斷不致憤怒阻止。若是不等機會，早日告訴父親，我父親是個極頑固執拗之人，必定要依向來慣例而行，以爲古池家從祖先以來代代襲封貴爵，不論男子娶妻，女兒許嫁，必須都是貴胄門第，相當方能擇配。如今我若是

破了這例。我父親如何肯依。必定要發雷霆之怒。倘若果真動怒。將我平白地關禁起來。永不准穆郎進門。那豈不是我兩人意外的災難麼。我因此日夜思量。一刻工夫。這寸心不知要忐忑多少次。後來到底決定。等待三年之後。再對父親告知。但則穆郎是個正直無偏的丈夫。第二天我見了面。就勸我這事不該隱瞞。何況是自己親父。瞞過父親。那就是暗地欺父。若是預先說明。或者侯爵因愛愛卿之故。原宥恕罪也。未可知。要不然我兩人同受責罰也甘心。不怨從沒有起先將私情瞞着父母。後來反能允許成婚的例。愛卿千萬不可如此的話。我事後想來。穆郎的話實在不錯。爲兒女的那能將終身大事。隱瞞父母。若是隱瞞。就是無道。無道的愛情。那有始終如願的理。但當時我祇知有情。不知有理。依舊不服。穆郎的話還對他說。決意隱瞞。那時穆郎也就如海船遇風。失去船舵。搖幌不定。究因愛我心切。不能過拘。終依我計而行。看官啊。雖則祕密隱瞞。但照義理上看來。我和穆郎終究成了夫婦。穆郎是我的未婚夫。我是穆郎的未婚妻。別的事我那裏想得着料得到呢。到第三天我

父親歡歡喜喜的走到我房裏來。說道。兒啊。這兩三天裏頭。你爲什麼心神不定。爲父的看你總有什麼心事在肚子裏。那末。也沒有什麼害臊的。你如今已十八歲了。論理已是結婚許配的時候。我兒且把你的心願。對爲父的訴說一番。好叫爲父知道。我聽了。這話心裏陡然攪亂起來。答道。爲什麼呢。父親。兒今年十八歲。就是再過三年也……父親接著道。呀。再過三年。是二十一歲。論成婚的年分。二十一二歲也不爲遲。只要把我兒的意思。對爲父說知就好。我兒。可知你族兄福雷曼男爵。爲父的已與他提過幾次。他是我的族姪。從前在英國的時候。頗聽說有些不務正道。如今爲父看他很能悔改。立志向上。益發看他不錯。將我兒許配於他。從此以後。想他自能格外博取前程了。我答道。父親。福雷曼那人實在不妥。孩兒極不願爲他的妻子。父親道。我兒啊。何必這等形容。今天爲父看你很不高興。如今就把這事丟開。不要說罷。卻另有一件能使我兒歡喜的事。今晚有一位貴客要到我家來。我想許久不開跳舞會了。今明兩晚。就連開兩次。這樣。我兒總可以開懷了。我答道。那是很好

的。但那個客是誰呢。父親道。這回須得預備請帖。要請許多客人。如今所說的客。就是史憶茶姑娘。他和你族兄福雷曼相識。五年前也到我家來過。我兒總該知道。我答道。是啊。兒知道的。但爲了他。特地開設夜會。那是……父親道。呀。雖說爲了憶茶姑娘。其實。又是爲了穆洛根。我聽見穆洛根三個字。心裏。越。是。震。動。起。來。問。道。爲。什。麼。又。爲。穆。醫。生。要。開。夜。會。呢。父。親。道。並。非。爲。別。因。爲。要。叫。憶。茶。姑。娘。知。道。他。是。我。家。請。的。家。醫。不。致。仍。當。他。寒。酸。書。生。看。待。將。來。他。們。的。婚。事。豈。不。容。易。麼。我。驚。道。哎。喲。接。着。父。親。又。道。這。件。事。爲。父。已。與。福。雷。曼。商。量。幾。次。他。也。說。是。很。好。我。不。覺。又。連。叫。出。幾。個。哎。喲。父。親。道。當。真。哩。憶。茶。是。單。身。一。人。且。稍。微。有。些。產。業。穆。洛。根。也。是。有。志。向。上。容。易。出。山。的。男。子。再。得。了。有。財。產。的。妻。子。將。來。還。怕。不。是。一。位。紳。士。麼。今。天。晚。上。爲。父。打。算。先。叫。他。兩。人。聚。會。情。意。格。外。親。密。起。來。我。兒。也。快。快。預。備。裝。飾。好。應。酬。陪。伴。他。們。父。親。說。罷。當。下。就。出。房。而。去。看。官。啊。請。揣。度。揣。度。我。那。時。心。中。怎。樣。情。形。可。憐。我。父。親。要。替。穆。郎。憶。茶。做。紅。絲。月。老。一。經。說。出。連。頭。也。不。迴。那。形。象。竟。是。萬。難。

挽回似的。這樣看來。憶茶和穆郎已成了牢不可破的夫婦。憶茶的容貌。我雖然見過。並不算是絕色。但不論怎樣。他總是我的仇寇。我的敵人。我幾乎裂斷愁腸。說不盡的憂傷痛苦。又想福雷曼那一天曾經罵詈穆郎。今天我父親又再三稱贊福雷曼。或者福雷曼因要得我爲妻。想出憶茶那件事。勸父親替他兩人做成了。使我死心塌地。麼這樣。穆郎和我的情分。因福雷曼陰險手段。或者變了樣子。也未可知。豈不是危險可怕麼。我想到這裏。真是天地昏闇。日月無光。意欲晚間不出去赴會。獨自在房裏沈思。無奈父親又來催促幾次。不敢違背嚴命。只得勉強起身。望客廳上走。那時我裝飾得金珠翠玉五色十光。我自己的眼睛也幾乎迷醉。及至到得客廳。哎喲。那一場爭情鬪意。就此開端。看官須知。我未曾看見憶茶的面。未曾近得憶茶的身。那一團嫉妬的心。已是不能遏止。穆郎者是我的穆郎。我所愛的穆郎。無故被憶茶刦奪了去。還是依舊奪取回來。還是任他刦奪。任他霸占呢。那時心裏騷亂得幾乎發狂。及至到得客廳。那大廷廣衆之中。第一先刮到我眼睛裏的。就是憶茶的。

面貌雖則五年前憶茶十六歲的時候。我曾經和他見面。但那時的憶茶和現在。二十一歲的憶茶。全然大不相同。換了丰采。我第一隻眼睛見了他。先驚嘆他的容貌。美麗。第二隻眼睛見了他。他二人正在雙雙跳舞。就氣憤他和穆郎狎暱交親。兩隻眼睛裏的情事。一時鬪了攏來。直惹得心眩神昏。天旋地轉。哎喲氣也悔也。穆郎是我私訂的良人。論理應得奪回歸我原主。但若公然和憶茶爭鬪。未免壞了體面。聲名意欲插入兩人之中。將穆郎的身體挾抱過來。使他到我房中。牢牢關禁。不許出房門。一步後來。又想到他和憶茶跳舞。是父親的計策。又有福雷曼幫助。我這個思想。終不能成。因又耐定不動看官啊。大家看到這裏。切莫怪我嫉妬之深。我嘗想得真有愛情的。必定嫉妬。愛情愈深。嫉妬愈甚。若是不生嫉妬。那斷然算不得愛情。何況我的愛穆郎。天也不及高地。也不及厚。我和穆郎的愛情。石也可以爛海也可以枯。這個情形。爭能夠使我不生嫉妬呢。但我心境雖則如此。不料我一到會場。那些等了半天。焦渴欲死。做了我的奴隸的許多少年。紳士前後左右。早已團過來圍得。

水洩不通。曉曉不休。爭著都要勸我和他們跳舞。我是福家主人的少女。那能不盡些地主之儀。惟是氣惱非常。恨不得立地在檯前撞死。那時也不擇對手。不論誰人有過來的。就勉強和他對舞。但跳舞之時。卻不斷的注定。茶眺望。雖不能看得仔細。卻見福雷曼時時和憶茶在那裏遞眼色。像是心裏有什麼言語。不能說出。互相意會似的。但憶茶雖見福雷曼遞了暗號。依舊不離穆郎身旁。客廳上滿座客人。沒一個不知道憶茶和穆郎萬分交親。互相戀愛的旁人。尙且如此。何況從我眼睛裏目覩那種情形呢。及至我舞畢歸座。卻見穆郎迷惑著坐立不安。像是不耐坐在那邊。意欲逃避到我身旁來的模樣。我又猜疑。或者穆郎既將愛情移到憶茶身上。惟恐我憤怒。見責。故意做出那種情形。向我搪塞。真覺可妬。可悔。我不願再與憶茶同坐。也不願再見憶茶的面。待至和衆人一一舞畢。身體已是疲倦非常。離了客廳。就回我的臥房。一進了房。就望床上躺下。心裏猶如火焚一般。片刻不能安睡。一更一更的將更籌數到天明。直至日上紗窗。纔些微朦朧。似睡非睡的眼睛。一閉。那憶茶

和穆郎的面貌兀的雙雙到了我的面前。我如今想來，這個總是嫉妬過甚的緣故。第二天早晨，我以為穆郎必照常到來，向我說明悔恨，賠個小心。早已望眼將穿，誰知時鐘已過八點，又過八點半，又過九點，穆郎不見來。我想，這個總是祕密私情之過。天叫我受些懲罰，若是早先對人說明，斷不至受這樣苦楚。我因此一面責備自己，一面氣恨他人。又等一會，實在難堪，幾乎把個忍耐袋子漲裂，忽聽得廊下有得的聲音，走了進來。我道：「今番總能見穆郎哩。」誰知到得房裏，乃是我的父親。我那時臉色果然不好，心裏也是空空洞洞，不知在那裏。只聽得父親說：「兒啊，昨晚夜會之後，你該歡喜了。」穆洛根和憶茶姑娘的事，怎樣辦法呢？我道：「哎，啲，什麼事有什麼辦法呢？實在不懂。」父親道：「爲父已知福雷曼議定要在三日之內替他兩人訂成夫婦之約，這可算得最美的事了。如今且等待穆洛根到來，待他到了這裏，爲父就拉他到憶茶姑娘那邊去。我兒，你想想憶茶何等歡喜，憶茶心裏是十二分鍾情於穆洛根。穆洛根年紀雖輕，卻一些沒有輕佻舉動，真是光明正直的丈夫。他並不提起

料理婚禮的事。卻只謙遜客氣。那倒很難辦理。好在福雷曼很能辦事。停一刻。就對穆洛根說。是同出去散散步。卻騙他到憶茶姑娘那裏。不怕他不依。啊。我儘著說話。卻把一件緊要事情忘了。今天晚上還要替他兩人開一個通宵的跳舞會。到了晚間。須用些計策。但僕人等不知道其中意思。怎樣呢。父親說到這裏。回頭就望外出去。這些話。一字一句。都割斷我的心腸。越發引起我的嫉妬。停了一會。我獨自翻覆揣度。穆郎大約被父親和福雷曼攔住。沒有工夫到我這裏來。莫是已到憶茶那邊去了麼。或者穆郎已和憶茶同在一起。故意不見我面。雙雙同往別處去了麼。又一會。眺望窗外的樹影。好似他兩人雙雙並坐花陰。聽見樹上的鳥聲。好似他兩人娓娓講談情話。那時觀物傷情。覺得天下地上的萬物。沒一件不是與我爲讎。爲敵的。再等待穆郎。卻越越的黃犬音乖。青鸞信杳。這時光。怎地延挨。我有一個腹心。丫鬟本可使他作個紅娘。無奈那時出嫁還鄉。只有新來的丫鬟。赳赳的進房。喚我出去。用早膳。我立起身來。也不言語。走到膳廳。喫畢。重復回房。又望牀上睡下。誰知凡

人運氣壞的時候遇見的事總是逆意違心的。我正在嬾睡懨懨忽聽得有人推開房門向裏面走進。今番必是穆郎無疑。豈知天不助人。不是穆郎。那還猶可。竟是我的讎敵。恨不死的憶茶。憶茶進得房來也不問我身體怎樣。卻搖搖擺擺走近我身。旁打起嬌癡的臉色。目不轉睛的看著我。那神情像是快樂不堪的模樣。連寒暄俗套也忘了不說。那時我眼睛早已昏花。只在耳朵裏隱隱聽見妹妹爲何不歡喜啊。一句話看官憶茶別的不說。單單脫口說出這句話來。他問我爲何不歡喜。可見他自己。是歡喜到了極處。俗語道的好愁言莫對愁人。說我聽了這話。那裏還能忍耐。早已氣得幾乎要嘔出心肝。你道憶茶後來又說出什麼話呢。

第三回

棠嬌杏妬兩美爭婚

燕叱鶯嗔片言絕意

憶茶並不知道我含著憤怒。他是若無其事。更宛轉說出別的話來。道愚姊心裏也有些不自在。愚姊從前各處夜會和許多紳士跳舞過的。像妹妹這裏客人之中跳舞起來。總覺得不大整齊。就是穆洛根和愚姊舞著。那腳下的節拍。總是不能湊合。

的。我聽了這話。肚子裏又加上幾斗的氣。冷笑著駁道。嘻嘻。大凡知道舞法的人。不論怎樣。總是合拍的。我從沒有聽說有脚步不合的事。憶茶道。妹妹的身段。也不過高。也不過低。恰恰正當好處。若說穆郎。我想他須得跳舞。一世纔好。我道。史小姐。你是這樣想。可知穆洛根說了什麼。沒有呢。憶茶當時聽見這話。像是已看出我愛穆郎的模樣。也稍微起了些嫉妬之心。臉上現出薄薄的紅色。言語的聲氣也變了。又道。穆郎心裏怎樣。愚姊那裏知道。昨天晚上。愚姊和穆郎跳舞。妹妹應該看見。愚姊心裏總有些不快。我道。史小姐。穆洛根是個醫生。他想我醫生和你這個紳士的貴女跳舞。這件事傳說出去。外人多要嘲笑。的因爲小姐。貽羞連紳士的體統都壞了。雖然外面不露。但他心裏總以爲你是個不知禮儀的女子。也未可知的。憶茶道。怎麼他這樣想。麼。愚姊想。那是妹妹的私見。他今天早晨。還到愚姊那邊來談講了。好。一會後來。又同著出去遊玩。直到此刻。哩。憶茶這些話。句句打動我的心坎。好似千萬斤鐵錘壓到我身上。一般。我雖悔恨已極。但還想探問他和穆郎一同出去做。

什麼事。又問道。小姐既和穆洛根同遊。那是好極了。卻爲什麼不一起同回來呢。憶茶道。是啊。愚姊正和他講話。忽然他家裏人來。說有什麼貧家女兒害了病。請他去診視。穆郎沒奈何。就和愚姊分道兒走的。我道。這樣看來。穆洛根心裏愛戀著那貧家女兒。比愛戀小姐還要切哩。他見直拿小姐和貧家女兒一樣看待。那不是不得了。局的事麼。我這話說得。憶茶陡然動了怒。說道。啊。啲。妹妹。這話詫異極了。穆郎怎麼把我當做貧家女兒看待。你怎的知道說著就挨近我身傍。現出淒然之色。我到了那時。也不甘退讓。說道。這不是小姐自己那樣說嗎。貧家女兒來請他去的。可是麼。憶茶道。那是因爲有病。沒有法子勉強去的。我道。小姐你知道他是勉強麼。憶茶道。那自然知道。因爲穆郎的心和我的心相同。或者就是將來得成夫婦的預兆也。未可知。若真個和穆郎結爲夫婦。我就要和他訂約哩。我故意冷笑道。這個可笑得很。難道穆洛根曾經說過這話麼。憶茶道。確是說過。但那本是令尊大人和福雷曼男爵的意思。打算將我和穆郎結爲夫婦。但昨晚我和穆郎跳舞。卻一句話也沒有。

說今晚也要和他跳舞。請妹妹看著別的不論誰人若不得愚姊允許。要想和穆郎跳舞。那是萬萬不能。原來憶茶心裏早已當穆郎是自己所有之物。說出這話。見直和我挑戰一般。我答道。別人和穆洛根跳舞。小姐能彀阻止麼。這話是怎麼講。須知穆洛根不論誰人都可以和他跳舞的。憶茶道。妹妹若和穆郎跳舞。請看著愚姊。從此就決不跳舞了。我道。那是好極了。但小姐不和穆洛根跳舞以後。不要對著我臉紅。啊憶茶道。啊喲。你怎麼說出這話來。須知穆郎是我的穆郎。如今要從旁劫奪。那是妹妹的無理。說著氣很很跑了出去。我後來獨自思想。我和穆郎是私下訂盟。當時不顧前後。說出那些話來。實在暴躁。毫無見識了。但心裏總被嫉妬兩個字。門住。因此也不忌憚。也不謙遜。這樣看來。嫉妬兩字。實在真是可怕哩。且說自從憶茶出去之後。又悔又恨。獨自凝思。今晚乃是贖回悔恨的時候。我到得廳上。將穆郎喚到我的身旁。片刻也不許他到憶茶那邊去。如今先寫一封信。送與穆郎。叫他不許近憶茶的身。隨拿起筆來寫道。

妾最愛之。穆郎鑒郎昨夜與彼女相舞。妾不禁陡生嫉妬之心。今日宛轉愁腸。不知裂爲幾斷。今夜相會。雖有何事。雖有何言。郎不得近身。彼女之旁。與彼女交語。苟或彼女相問。則惟如其所答而止。郎欲坐。則與妾並肩。郎欲舞。則與妾同體。郎苟背於此言。而與彼女舞。則妾卽以郎爲變心。妾卽以郎變心之故而使郎致其後悔。郎其圖之。

我這封信裏的話。全是強詞脅迫。穆郎封好之後。叫過丫鬟來。囑咐他送去。當面遞到穆郎手裏。我從此稍微安了一點兒心。料想穆郎見了這封信。必定聽從我言。我不至輸與憶茶。可以爭勝。所以覺得心曠神怡。到了晚間。依舊無數客人。按著時刻聚會。搗來。我又變換了裝飾。與昨天大不相同。總是要勝過憶茶壓倒憶茶的意思。精神矍鑠。神采飛揚。早已出了客廳。可恨的憶茶。已比我先到。原來他也是珠光寶氣。鬪起新妝。看來不下於我。再看他身子。立在廳堂門口。虎視眈眈。似乎等待穆郎到來。好攔住他。和他跳舞的模樣。我因爲有那封信。送與穆郎。心裏早已十二分鎮

定卻故意離得遠些在高處立定猶如憑高列陣一般。會穆郎夾在許多後到的客人之內。款步而來。怪哉。情人對情人的眼光比平常格外敏銳。他還沒有進門在外邊早已看見了我。我被他眼光刮著。那時不知怎樣一團說不出的歡喜。就突的兜上心來。誰知穆郎剛剛右腳跨進廳門。忽地被憶茶一把抓住。好似半途邀擊。被擒我起。先一些兒也不著急。以爲我全軍大勝。就在眼前。只待穆郎在憶茶那邊衝出重圍。就能如我心願。又誰知穆郎也和昨晚一樣。與憶茶一同跳舞。我依舊耐定氣性。以爲穆郎在人衆之下。不忍當面拒絕。憶茶免得使他羞慚。下不去。所以勉強跳舞。又誰知一等不了二等不休。我立得脚軟筋酥。他兩人跳舞還沒罷手。啊喲天。啊穆郎的心當真全然變了麼。我竟和憶茶鬪輸了麼。天啊。可恨哉。憶茶可悔哉。穆郎那時我肚子裏只差沒有發了癲狂。那裏還有臉面去看憶茶。一臉驕矜。奏凱而回的模樣。眼睛裏發了火。鼻子裏冒了煙。胃管裏一陣冷酸。猶如澆了冰。潑了醋。一路垂頭頓足。回到房中。啊喲天。啊這怎樣好呢。這怎樣好呢。回想日間送與穆郎的。

信。確。是。寫。明。郎。再。與。憶。茶。跳。舞。我。就。以。郎。爲。變。心。的。話。難。道。穆。郎。倒。底。不。知。道。我。的。心。麼。若。是。知。道。我。的。心。仍。復。和。憶。茶。跳。舞。那。卻。不。是。變。心。或。者。他。心。裏。只。有。我。沒。有。憶。茶。面。子。上。故。意。和。憶。茶。跳。舞。敷衍。憶。茶。麼。我。因。爲。過。於。相。信。穆。郎。不。論。怎。樣。總。當。他。不。致。變。心。但。他。竟。不。到。我。這。裏。來。那。不。是。實。在。的。憑。據。麼。照。此。看。來。我。本。可。和。穆。郎。斷。了。念。絕。了。交。況。且。我。和。憶。茶。成。了。仇。敵。兩。人。暗。地。相。爭。穆。郎。已。經。知。道。卻。依。舊。當。著。我。眼。面。兩。人。跳。舞。啊。啣。我。還。是。發。著。癡。狀。想。那。些。過。於。親。信。穆。郎。的。念。頭。不。是。做。夢。麼。唉。身。在。局。中。事。在。眼。裏。那。裏。是。夢。呢。看。官。啊。請。揣。量。揣。量。我。的。心。腸。那。時。真。真。恨。不。得。再。出。房。門。到。客。廳。上。將。憶。茶。穆。郎。兩。人。一。同。勒。死。方。出。我。心。頭。之。恨。啊。啣。但。是。我。和。穆。郎。是。私。下。結。盟。的。萬。一。穆。郎。的。心。真。個。不。變。我。若。一。時。暴。躁。鬧。翻。了。被。父。親。知。道。穆。郎。就。不。得。進。我。家。的。門。我。也。和。犯。人。一。樣。枉。被。囚。禁。再。者。憶。茶。知。道。穆。郎。不。到。我。家。裏。來。他。必。定。格。外。歡。喜。立。刻。答。應。下。來。和。穆。郎。成。婚。那。時。我。豈。不。是。羞。上。加。羞。恥。上。加。恥。麼。想。來。想。去。總。是。不。好。我。雖。則。悔。恨。但。我。對。著。心。愛。的。穆。郎。斷。不。

肯。先。自。負。約。背。盟。做。那。罪。魁。惡。首。今。晚。這。一。夜。只。得。勉。強。壓。制。再。忍。耐。下。去。明。天。晚。上。仍。須。和。穆。郎。相。見。然。後。再。將。他。心。腸。問。個。分。明。若。是。真。個。變。了。心。那。末……啊。啣。他。真。個。變。了。心。那。怎。樣。好。呢。想。到。這。裏。沒。了。主。意。覺。得。悔。心。又。如。潮。如。火。湧。了。起。來。上。下。牙。關。只。咕。軋。咕。軋。抖。擻。搓。磨。不。已。看。官。啊。我。那。夜。直。哭。到。破。曉。殘。更。四。點。鐘。天。也。幾。乎。被。我。哭。亮。了。待。聽。過。四。點。鐘。後。就。朦。朦。朧。朧。一。些。兒。也。不。知。也。不。知。什。麼。時。睡。熟。的。可。憐。那。裏。是。睡。熟。直。是。哭。的。神。疲。力。盡。困。倦。得。沒。了。力。這。纔。昏。昏。睡。去。那。魂。靈。飄。飄。蕩。蕩。夢。也。沒。有。和。死。了。一。般。及。至。醒。過。來。的。時。候。不。知。怎。麼。有。一。個。年。紀。四。十。光。景。一。臉。誠。實。氣。的。紳。士。坐。在。我。的。枕。邊。我。心。裏。驚。怪。叫。聲。啊。唷。要。想。擡。起。頭。來。誰。知。我。的。頭。有。千。鈞。之。重。再。也。擡。不。起。來。卻。從。旁。邊。聽。見。父。親。的。聲。氣。問。道。兒。呀。你。肚。子。裏。怎。樣。我。想。父。親。問。我。這。句。話。莫。是。我。什。麼。時。候。害。了。病。枕。邊。的。紳。士。是。個。醫。生。麼。答。道。啊。啣。父。親。我。什。麼。時。候。病。了。父。親。道。從。前。天。晚。上。起。的。你。不。知。道。麼。我。想。我。難。道。已。睡。了。一。日。一。夜。到。這。時。纔。醒。麼。父。親。又。道。爲。父。也。不。知。你。是。怎。樣。只。

到昨天上午十點鐘。聽丫鬟們說。還不見你起來。爲父就過來看視。只見你頭髮亂得蓬鬆。身體歪牽。著和衣而睡。臉色狠爲難看。立刻請了醫生來診脈。說是熱病發燒。如今你覺得怎樣呢。我答道。兒全然茫乎不知。穆……穆……洛根爲什麼不來。父親道。唉。穆醫生前天晚上跳舞之後。聽說受了些風寒哩。啊。可憐。我想難道我的神魂和穆郎暗暗相通麼。他竟也受了風寒麼。只聽父親又道。今天早晨憶茶姑娘到穆醫生家裏去問候。他還沒有回去哩。這句話又說得我驚嚇起來。看官啊。我害了病。穆郎也害了病。獨有憶茶。他倒是康強福壽好不優游自在。在那裏問候穆郎。這樣看來。我的命運真真苦到極處。穆郎生了病。莫是和憶茶暗中有什麼秘密行爲麼。莫是故意撒謊。好和憶茶常常自由自在的相會麼。可憐我是個有病在牀之身。要想起來出去問個虛實。總被醫生阻止。說冒不得風。不許我離房。這樣今天也睡在病牀。明天也睡在病牀。直在牀榻上過了一禮拜多天。纔漸漸得了醫生允許。起來行走。屈指算來。從那天晚上夜會到今。已是十二天前後。這十二天之中。雖

有丫鬟在旁伺候。但因是新雇來的。一些也不能替我辦什麼私事。憶茶雖間或到我家來。我既沒見他的面。連他的事我也無從探問。從早到晚。到我房裏來的。只有我慈悲親愛的父親。和懇切的醫生。此外還有福雷曼男爵。男爵每天要來好幾次。面子上看似和我親熱。但親熱之中。隱隱藏著防備。我窒礙我的狠心。所以我也不能願應酬他。巴不得他快快出去。看官啊。我福家的繼嗣。總是男兒。從沒有傳於女子的例。我雖是福家的真血脈。因為是個女子。不能作為正嗣。將來父親過世之後。承繼的該是福雷曼。如今父親不論怎樣。總要將我和福雷曼配為夫婦。因福雷曼已是福家的嗣子。我與他為夫婦。那是最完美的事。不忍將我婚嫁他人。免得到外邊掛心掛念。這些意思。父親已和我說過。福雷曼自己。也一心當我是他的未婚妻。在福雷曼那個人。也算得當時一個美丈夫。愛慕他的女子聽說很多。但我從小時候。就和他脾氣不大對勁。猶如仇敵一般。自從這一回和穆郎私下結了盟約。越發嫌惡他。不願與他見面。他近日知道我的心意。也越發留意監管我。我和他兩人。將來

究竟怎樣結果。怎樣收成。實在難以預料。但目前我因爲親近穆郎的心。到了十二分。那推拒福雷曼的心。也就到十二分。我初起病牀的第二天。福雷曼臉上現出極誠懇的樣子。走到我房裏來。也不問我病體如何。靜悄悄地坐在一張椅子上。開言道。妹妹。我這多時有許多和你要好的處在。你可知道麼。我聽了這話。早已窺破他的心思。答道。是啊。那我是知道的。但我生性實在不大願意和人親熱。你那番好意。雖是難得。未免落了虛空了。從此以後。請你免在我身上用那些熱心罷。這幾句似冰樣冷的話。我想不論怎樣心熱的人。也該嚇得短了氣。不料福雷曼依舊若無其事。沈靜著又道。好啊。但我和你這等親熱。其中是爲著什麼緣由。你可知道麼。我答道。著啊。你那緣由實在使人可怕。以後千萬斷了那些念頭。莫要再恁地嘔人。福雷曼道。啊。喲。該斷與不該斷。我自己也不知道。但我原是爲愛著你。所以如此。你卻恁地無情。我依舊忍耐著。並不怪你。從今以後。你能愛我麼。還是怎樣。我不覺心頭火起。答道。我不懂那些事情。我即使愛男子。也須愛所愛的男子。且也只能愛一個。難

道。你。還。叫。我。愛。兩。個。麼。福。雷。曼。聽。了。這。話。突。然。臉。上。變。了。色。立。起。身。來。嗓。子。裏。一。陣。冷。笑。眼。角。上。一。團。恨。氣。一。面。咕。嚕。道。好。啊。愛。那。所。愛。的。男。子。如。今。可。有。了。證。據。了。一。面。從。衣。袋。裏。取。出。一。張。紙。放。在。我。面。前。我。擡。頭。一。看。啊。嚟。這。怎。麼。得。了。原。來。是。我。寄。與。穆。郎。的。那。封。信。是。我。和。憶。茶。爭。鬪。穆。郎。的。那。封。信。

第四回

施挾制福男爵逼婚

話情衷穆醫生墮水

可。憐。我。看。見。那。封。信。魂。靈。兒。飛。得。半。天。高。對。著。福。雷。曼。怎。樣。說。纔。好。呢。雖。則。不。知。道。怎。地。到。他。手。裏。但。想。我。和。穆。郎。的。事。顯。露。出。來。豈。不。是。我。身。上。一。件。大。晦。氣。麼。若。是。穆。郎。的。心。當。真。不。變。我。依。舊。瞞。著。不。認。仍。待。過。了。三。年。再。爲。設。法。若。是。他。當。真。心。變。那。是。更。不。能。不。隱。瞞。下。來。免。得。張。揚。出。去。人。家。道。我。不。守。閨。門。做。出。敗。壞。聲。名。的。事。不。及。小。家。之。女。我。還。有。什。麼。臉。兒。見。人。呢。那。時。我。雖。還。沒。有。想。端。正。但。把。定。了。一。條。隱。瞞。的。心。漸。漸。將。臉。色。鎮。定。問。道。你。拿。出。這。封。信。是。什。麼。證。據。呢。又。是。誰。的。信。呢。福。雷。曼。哈。哈。大。笑。道。哼。誰。的。信。……你。不。驚。嚇。麼。就。是。自。己。寫。的。我。道。你。說。自。己。這。自。己。

是誰呢。福雷曼道。這個你裝癡做呆。也是無益。我早已知道。你和穆洛根有那件事。已留意看了許久了。那一天我在房外。聽見你和憶茶爭一個男子。你以爲斷沒有人聽見。高談闊論。爭得喧譁。後來憶茶去了。你獨自一人在房裏。卻不料我在房門鎖眼裏窺看。只見你寫這封信。叫丫鬟送與穆洛根。我等丫鬟出來。給了他幾個錢。將信奪下。使他莫說出來。你以爲信是送到了。老實告訴你。信並沒有送到。穆洛根那裏。你只不要心煩。就是。我道。這樣說來。我失禮了。福雷曼道。著啊。你既說失禮。可見信確是你寫的。但因爲下面最要緊的具名。卻沒有寫著本不能說。一定是你寫的。如今你既招認了。這倒可算得實在證據哩。我道。我什麼地方失禮於你。卻不知道。但你的存心實在可怕。福雷曼道。失禮可怕。都不必說他。我無非爲愛戀你。恐怕這封信。穆洛根見了。定要和你跳舞。我一時起了嫉妬之心。這纔取下來。的福雷曼一面說。我一面想。穆郎和憶茶跳舞。雖似變了心。難道因爲沒有看見這封信。所以這樣麼。福雷曼又油嘴道。可憐。凭地害相思的男子。你竟狠心。終於不愛他麼。我答

道。正是你的愛情實在污穢得狠。還是快些請出去。我就十分感激了。福雷曼道。好。好。從小許嫁於我。何等至誠。如今竟不怕羞恥。又愛穆洛根麼。我到了那時。萬不得已。又道。唔。正是因爲愛了穆洛根。所以和你一些兒沒有愛情。福雷曼這一下子。當真臉色大變。滿面怒容。說道。我知道了。我知道了。這樣好好的。一個侯爵之女。丟掉了身分。愛一個醫學書生。這事能做啊。不能做啊。你仔細想想。況且穆洛根的命運。將來還不知怎樣。他敢避著侯爵的耳目。乘機煽誘大家的閨女。你這封信。若是被侯爵見了。那裏頭的筆法字跡。豈有看不出的道理。那時將你關閉在房裏。再將穆洛根驅逐出去。爲什麼驅逐呢。爲的是引誘病家的閨女。這種事。被世上人知道。穆洛根的聲名。臉面一概剝落淨盡。永沒有出山之日。那時不做乞丐。還待怎樣。外間傳說開去。說是思戀侯爵家小姐的少年。已流落成了乞丐。連到侯爵的面子也剝了下來。沒臉見人。只得拿你出氣。你的性命恐也難保到了那時。啊。纔出了我胸中之氣哩。這一片說話。全是從狠毒的口裏發出來的。說罷。拔起腳來。就要往外走。

出去。但我依舊並不動心。我想任是父親關禁打死，也是情願。惟有穆郎沒了出山。父親失了面子。這兩件事倒有些丟棄不下。況且父親非常頑固。那時不知怎樣動怒。又不知怎樣悲傷。他平日間常常誇口說福家一脈相傳。從沒有平民的種攙雜在內。啊。我對天對地。不論遇什麼兇險。總不把這事告訴父親。惟有這兩層收場。結果不能不想個穩妥的方法。因此那一點悔心。又翻了上來。眼淚直望胸襟上撲灑。半吞半咽。對福雷曼道。且慢。你稍微等一會。我父親於這件事終須沒有知道哩。福雷曼忽然又把臉色柔輒下來。立刻停住了脚。說道。呀。難得難得。你叫我等一會。可是從今愛戀我麼。我答道。不這卻不能。福雷曼道。你既不能。我也不能。我且問你。究竟你還是願和我做成仇寇。害侯爵受苦呢。還是願和我成爲夫婦呢。這兩件事。任便那一樁。必須給我個實在的回話。說著。身子挨近我旁。我連忙向後退避。可憐我的命運。如今全在福雷曼手裏。這個情形。一定要逼我到死路上去。毫不容疑。當下又想。轉了一念道。你只等我十天。讓我好好地想一想。好回答你。福雷曼道。

你想想那裏要得十天。我道：這樣我實在沒話回答。福雷曼道：哼！你打算在我等你的幾天裏頭和穆洛根一同逃走？可是不是這句話？好像在我命脈上刺了一針。我原想叫福雷曼等著一面仍去探問穆郎的心。若是他依舊和從前一樣愛戀著我。我就和他約定同逃。如今被福雷曼一句話道破心裏。怎得不驚？但面子上卻說道：怎樣恁地容易逃走？須知我是向來連三里路也沒有走過的。福雷曼道：啐！既不逃走。何消十天？我准定等你三天。若經過三天沒有實在的回話。那時我萬不能再恕你了。我又想三天工夫也可以安心。若要逃走三天之內也未始來不及。穆郎雖則受了風邪。如今已十天有餘。總該好了。今晚我親自暗地出去找他。見了他著實問他一問。計算已定。就對福雷曼道：既是這樣。三天也好。准照你的限期就是了。福雷曼又推測了好半天。方纔答應著出房而去。我猶如一隻將被咬死的老鼠。在貓爪裏脫了下來。一刻也不能耽延。連忙準備第一層要緊的。是那丫鬢。但他是新到我這裏。還沒受過我的恩。所以得了福雷曼少許銀錢。就將那封信賣去。如今必須先

將他遣開。當下就給他些錢。設法叫他出房。我就將要緊行囊物件暗暗地收拾停當。藏在牀底下。過了晚間八點鐘。我暗暗地出門。打算到穆郎那裏去。這一夜月光一點兒也沒有。到得外面。只見四邊黑魃魃的。雖則心裏有氣。但心膽總是撲撲的跳。再者那時肚子裏藏著一肚鬼胎。真是俗語說疑心生暗鬼。賊膽先虛。不料走到離家門不過百步遠近。突然從對面來了一個人。幾乎撞個滿懷。面貌究竟是誰。一霎時再也看不清楚。我不覺衝口叫聲啊。嚙誰知來人也緊接一聲啊。嚙看官啊。這聲音不是別人。正是半月不見。想念不忘的穆郎。當下我又叫道啊。嚙穆郎。麼穆郎。也叫道哦。哦花娜愛卿。麼我在暗中早被穆郎一把抱住看官啊。我起初疑穆郎全變了心。後來知道那封信他並沒有接到。已稍微解了些疑。如今見了他的面。聽見他的聲音。把一團疑心立即拋到九霄雲外。雖則不能全忘。但那時不知不覺暫時竟似忘了一般。穆郎低聲說道。愛卿。那一回雖則兩次夜會。但彼此匆忙一句話也不能說。自從第二天早晨。我就害了病。想愛卿不知怎樣的念我哩。但我身體不好。

實在不能出門。今天是專誠要來拜望愛卿的。這說話的情形像是有萬種深情。灌到我腦子裏。依舊和從前一樣。我那時已是默著說不出話來。只聽穆郎又道。愛卿爲什麼在這黑暗地方一個人走呢。我不覺一陣淒酸。直冲腦際。嗚咽道。唉。這其間有許多緣故。說起話長。萬不能不仔仔細細告訴你。因此我特地私下出來。要到郎君那邊去的。穆郎驚道。呀。怎麼私自……我又道。正是私自出來的。但這裏也不能說話。因爲內中起了極大的風波。必須仍到池邊去。方好說著。我兩人就回身望我家。高牆外邊一條小路。摸索著走過去。出了古池的土堤。那地方就是前回初與穆郎談心的所在。回憶小的時候。我嘗在這土堤上摘草採花。又聽樹上鶯聲不住的嬌喉細囀。真可算得幼年的極樂世界。如今在這黑闇夜間。寂靜無人的地方。也顧不得驚恐。真是心隨境變。境由心生。但穆郎卻有悲痛驚嚇的模樣。我和他握著手。覺得他身上只瑟瑟縮縮的抖顫。牙齒振動著。說道。愛卿不知爲什麼。我心神恹地。不好這裏樹木叢叢。幾乎伸手不見五指。又四面靜悄悄的。怎麼好呢。我答道。靜悄。

悄不好嗎。這樣難道你害怕麼。穆郎道。但是風也沒有。連樹上的枝葉一些也不響。不動。這等淒寂景象。怎能受得呢。我道。你既說景象淒寂。何不拿塊石子望水裏拋去。聽那水聲解解悶呢。穆郎就依著我的話。黑暗中在地上拾了一塊石頭。使起大力。拋到池中。停了好一會。纔聽見撲通的水聲。啊。聽那水聲。越發覺得四顧淒然。連我也打了一個寒噤。出於意外。有些抖顫起來。穆郎道。這石子從岸上拋到那邊。水裏有十丈遠。近本該聲音很響遠的。因爲這池裏不是活水。是死水。所以聽來全然是一種陰氣……啊。愛卿。啊。我說了死水。覺得陰氣更重哩。我道。你怎麼說出那樣話來呢。穆郎道。過於寂靜。在我看來。連偌大世界都和死了一般。如今水的聲音。並沒有留在耳朵裏。早已過去了。實在是這個池子過深的緣故……愛卿。如今到那裏去呢。這裏實在膽寒得很。看官須知。穆郎說的話。實在也是不錯。風也不吹。水也不動。偌大空闊的所在。只有我兩人。切切細語之聲。四面樹木。槎枒好像無數。山妖木怪。立著坐著。睡著又著。手張著口。在那裏撲人的模樣。我兩人近身一處連。

面目也。看望不清。那個情形。怎不叫人心驚膽戰。但我那晚。有萬不能不和穆郎細談的事。又想除出那古池邊。別的再也沒有可以講話的地方。並且也不能再望外邊走。這裏本來沒有人到的。又是樹木森森。即使偶然有人來。也不致被他看見。因此只得勉強留住穆郎。從此就把福雷曼從旁看出。我兩人行。逕將我寫的信。奪下拿來。逼我回答的事。自始至終。一五一十說了一遍。後來又對穆郎說。事到如今。我的意思。不論怎樣。斷不能再住在家門之內。並勸穆郎帶我出走的話。穆郎聽罷。說道。呀。逃走的事。斷乎動不得。我帶了愛卿逃走。世間人說起來。我怎麼當得起呢。我道。任他人去說。有什麼大不了呢。我打算永遠不回家鄉。世界上偌大地方。那裏不好安身。還管得什麼世間。管得什麼旁人。三言兩語。只我兩人生死共在一處。就是穆郎道。啊。喲。那總不能任是世間的議論。不去管他。也須想想。令尊侯爵。怎麼樣愛卿。你想令尊恁地珍珠寶貝。一般鍾愛的愛女。和我同在一起。尙且要悲傷氣死。如今又雙雙逃走。那老年的性命。還能夠存活在世間麼。我道。那末。郎君。除了逃走。實

在沒有別法該是怎樣。只請郎君想個妙策。若是郎君願意。叫我做了福雷曼男爵之妻。我自然毋須逃走。但若住在家中。那一定是男爵之妻。再也沒有挽回的法子了。穆郎道。怎麼愛卿。我起初曾經說過。望你將這事稟明。令尊不好麼。這逃走之事。是萬萬做不得的。我道。唉。郎君。你不知道家父的性情。所以如此。須知對我父親說。明必定立刻將郎君趕出。將我關鎖在房中。那時要逃也不能逃。懊悔也來不及。再者福雷曼男爵一發要來逼我。在父親前挑唆起來。那不必說一定將我二人割開。不得見面。我說了這番話。應該動了穆郎的心。誰知穆郎終是正直的人。依舊不以為然。說道。那總是不好。不論怎樣。我總望令尊願意答應下來。纔是正辦。若是令尊不願背著逃亡第一層欺騙親父。即使愛卿和我成婚。也是名出不正不正的事。我最不歡喜的。我總要將我愛戀愛卿的事。使天下人個個知道。那纔不論見了誰人。也不害怕。不論到了何處。也不害羞。愛卿啊。你切莫偏執。已見快些聽我的話。對令尊說明了。罷看官。我當時聽穆郎這一番固執堅持的話。沒來由忽又起了不能解

釋的疑心。想穆郎明知這事對父親說明。一定要破壞離散。卻偏要說出這些言談。莫不是暗地巴望如此好和我斷絕交情。與憶茶放膽成親。行那婚姻之禮。麼這樣一想。那一股嫉妬氣味兀的又兜上心來。就對穆郎道。郎君你的心。我已知道。如今你和我緣分已滿。斷絕前情了。麼穆郎聽見這話。狠爲吃驚。像是要設法勸慰我。使我消除嫉妬的模樣。將嘴唇接近我的臉腮。要和我親嘴。我道他如此狠心。卻又來欺哄我。故意和我親近。當下一面說一句。郎君你莫再欺哄人。一面兀的拿手推開他。不願和他親嘴。那時並非有意冷淡。實因一時心頭恨起。不知不覺和他鬪起。軟氣來。啊。啲。看官那時在黑暗之地。再不料穆郎正正立在逼近古池的岸邊。我剛剛拿手望穆郎身上一推。此時萬籟寂然。猛聽得哎唷一聲。緊接著水裏撲通一響。可憐我那心愛如命的年少穆郎。立腳不住。跌落古池去了。好一會還聽見池水搖動之聲。啊。啲。穆郎方纔說過這池裏是死水。如今真變成了死水……死水……天啊。

第五回

遇凶事驚惶成疾病

述疑案偵探露端倪

我既將穆郎失手推落古池中去。那時已驚得魂飛天外，心出腔中。我想我說：「郎君，你莫再欺哄人的時候。」那推他的手指，竟是殺死穆郎的刀劍。但究竟我的手碰著穆郎，不碰著穆郎自己，也模糊不能確記。若是沒有碰著穆郎，總不該跌落池中。況且若在外邊溪河地方，必有人看見幫同救助。如今落在這個古池，連人影也沒有。從何撈救他？怪不得穆郎起先心裏害怕，說要往別處去。又說這池裏是死水，原來竟成了不祥的讖語。天啊！穆郎是我的私約丈夫，我今竟將丈夫溺死。這麼一想，眼前面前早已發了昏黑，立脚不定，一交跌倒草地上。人事不知，惟有恍恍惚惚的魂靈，像是出了體殼，要跳下古池去尋找穆郎的屍首。好一會醒了過來，覺著右邊襟袖上搵濕了一大片，起先還當是我身子也在水裏。後來纔知道是我的眼淚流下來的。這纔又觸著心神，想到穆郎已死，大哭失聲，哭了一會，聲音都涸了，又盡著力禱告道：「天啊！神啊！要佑助著顯些靈與我哩！叫得氣盡力竭，依然一些靈也不顯啊！」

噯！這一回除了呼喚父親與僕人來撈救別的，沒有法子了。轉念一想，父親若知道

這件事問我爲什麼私下夤夜和穆郎到池邊來我不能回答還不打緊父親必定察出我二人的事情不肯干休如何是好又轉一念把別的事也忘了只有要救助穆郎的意思還在心裏一面依舊提起乾啞的聲音叫著神啊求佑助我一面從高牆脚下摸索摸索慢慢走到家裏可憐我那時如泥塑木雕一般什麼事也毫無知覺只記得我望著父親的住房要走上二層樓別的事都忘了不能記憶後來聽別人傳說那一晚外間有一家貴夫人請父親去宴會父親剛剛要想出門從二層樓上下來方走出廊下時聽見我啼哭叫喚之聲不知什麼事回身來看只見我嘴裏只喊著神啊求佑助我身子搖幌不定的走來頭髮披得亂亂將要上樓梯父親跑來一把抱住我問我爲什麼事我全然如癡狂一般亂喊亂說父親猜不出道理當我是從前的熱症復發就叫人將我扶到房裏榻床上又請那一天的醫生來診視醫生說不知爲了什麼事過於驚嚇害了心經的熱病但穆郎跌落古池的事沒有一個人知道想得到的自此以後父親每早每晚必到我枕旁來看視探問醫生每

天也來三次。一天到晚我嘴裏不斷的喊著求神佑助。有時還從牀上飛跳下來。要跑出去的模樣。旁人已說我成了瘋癲。但我自己全然不知。這些話都是後來別人對我說的。我那時只是終日昏昏如醉如夢。又像受了風魔似的。有時候只見穆郎滿身滿面泥水。現到我的眼睛裏來。怒氣很很問道：你爲什麼要謀殺我？還要將我抱出拋到古池裏去？又有時穆郎在池屋下抓起一把爛泥塗我的眼，塞我的嘴，要將我埋到泥裏去。總之我眼睛一閉就見那泥水穆郎立在我面前也數不清有多少次。過了好幾天我纔漸漸復了正氣。在牀上開了一開眼睛。啊喲。可怪。那旁邊壁上立著一個泥人。正是穆郎和我夢裏所見的絲毫無二。我張開眼細細看認卻一些也不動。我驚怕非常。要想逃走。一面大叫我眼睛裏可怕。想不到啊。正在喊叫。恍惚聽見醫生在旁邊說道：照此看來。令媛全是心經熱病。他看見我映在壁上的影子。有這樣驚怕哩。我聽了這話。稍微清醒了些。再一細看。果然不是塗泥的穆郎。乃是坐在枕旁醫生的影子。我微聲顫氣說道：啊喲。這樣麼。那時父親也在旁邊。見我

患病以來。到這時纔說出一句清醒明白的話。很爲歡喜。說道。難得難得。如今懂了別人的話了。我雖然聽見這話。卻又漸漸睡熟了。從此一禮拜之後。雖則漸漸清醒。但身體非常疲倦。頭也擡不起來。依舊儘著躺睡。有一天枕頭旁邊聽見有兩人說話的聲音。原來是父親和福雷曼男爵。父親道。那一晚花娜得病之時。你恰恰帶了憶茶姑娘歸國。花娜和他並沒有會面告別。憶茶姑娘回去之後。一路上好麼。福雷曼道。我直送他到了家中。纔回來的。斷不致有錯兒。他實因有事。暫且向伯父告假回去。我想妹妹的病。定是爲了和憶茶有些不合適。所以我纔勸他回去。前回憶茶初來的時候。妹妹就得了病。這個我對著伯父。很過意不去。父親道。這樣。你是過於遠慮。我想憶茶姑娘若常在這裏。花娜倒不致有這樣的病哩。福雷曼道。不然。我是看得很明白的。確是和憶茶鬪氣哩。父親道。你如今恁地仔細麼。那是很好了。福雷曼道。伯父。我今天回到巴黎。聽說出了一件非常的事情。那穆洛根……父親接著道。是啊。我也很詫異。著已經特雇了三十個人去分頭尋找。至今還沒回話。現在新

聞紙上及旬報上月報上沒有一家不載著穆洛根遺失不見的事。我在牀上陡然聽見這話。不覺叫了一聲。又昏暈氣絕過去。不省人事。以後他兩人說的話。我也不知道了。從此以後。遍身泥水的穆郎。又到了我面前。又過了二十多天。纔慢慢離了病牀。醫生診脈。雖說是已經全愈。但我成天到晚。片刻也不得安心。終是憂鬱悲傷。毫無快樂之色。看官啊。我處這樣的境界。能夠不憂傷麼。平常夫君得病而亡。尚且要九死一生。萬分悲苦。何況我是親自下手將丈夫溺死呢。再者他的屍身沈在古池底下。不能撈救上來。穆郎死去。冤魂該是怎樣。怨恨我想。若不將他屍身掏起。好好的替他行那葬禮。穆郎的亡靈斷不安甯。我的心也不能放下。因此就打算取出穆郎的屍身。但一時想不出個計策。若是對父親說明。叫他雇人來淘古池。父親知道我欺瞞他。私自定下情夫。又將他誤推溺死。那是斷然不肯甘休。穆郎在的時候。勸我告訴父親。我尚且怕父親動怒。不肯明言。如今穆郎已死。沈在池底。我反倒告訴父親麼。看官啊。請代我想一想。如果要將穆郎屍首撈起。自該對父親告知。叫他

雇人淘池。但淘池的事。外間人必定要知道的。若是。以。我的。話。爲。真。必然。原。諒。我。說。是。我。失。手。將。穆。郎。推。下。倫。或。不。知。其。細。說。是。我。謀。害。穆。郎。故。意。引。誘。到。池。邊。將。他。溺。死。那。我。不。是。個。殺。人。的。大。罪。人。麼。這。風。聲。傳。播。出。去。被。官。府。知。道。定。要。將。我。拘。到。法。堂。那。時。古。池。家。的。門。風。受。了。大。污。我。蒙。了。羞。恥。父。親。也。蒙。了。羞。恥。這。樣。看。來。我。那。能。直。說。明。言。不。將。這。件。事。瞞。過。呢。幸。而。偌。大。世。界。上。除。我。之。外。別。的。再。沒。一。個。人。知。道。只。須。我。不。對。別。人。說。知。永。遠。沒。人。知。道。那。池。底。下。有。穆。郎。的。屍。身。萬。一。天。旱。水。乾。露。見。池。底。撈。出。屍。身。那。時。有。誰。疑。到。我。身。上。如。此。作。爲。這。件。祕。密。事。任。是。一。千。年。以。後。也。沒。有。敗。露。之。時。因。此。我。立。定。主。意。終。於。隱。瞞。看。官。啊。誰。知。我。要。將。這。個。罪。隱。瞞。後。來。越。發。加。了。極。大。的。重。罪。這。且。容。後。再。表。有。一。天。父。親。照。常。到。我。房。裏。來。突。然。發。出。說。話。道。花。娜。啊。真。真。叫。人。詫。異。那。個。穆。洛。根。逃。走。了。我。叫。了。一。聲。啊。啣。還。沒。答。應。父。親。又。道。莫。說。你。要。驚。詫。起。來。連。我。也。驚。詫。的。了。不。得。他。實。與。憶。茶。姑。娘。一。同。逃。走。的。我。雖。然。心。裏。明。白。知。道。父。親。的。話。鬧。錯。但。只。得。裝。癡。作。呆。答。道。怎。麼。我。聽。說。憶。茶。是。

福雷曼送他回了家鄉的父親道。那是我兒那一天在牀上聽見福雷曼說的。後來他還細細的說出許多話。照他的話看來。憶茶一定和穆洛根一同逃走。斷然不。錯的。總之他兩人如今都不見了我道。怎麼穆洛根不見了麼。我是一些兒也不知道。我那時嘴裏雖則恁地說心裏已好。如天要壓下來似的。十二分的驚慌。父親又道。我兒自然不知道外間的事。聽說穆洛根在我兒得病的那一晚。走出家門以後。就不知下落。憶茶也是那一天黃昏時不見。後來問過多人。都說沒有看見。福雷曼非常著急。因為憶茶是他自己帶出來的。若是當真不見了。福雷曼就要擔過處。當時處處探訪。再也打聽不出來。想是憶茶私下逃回家鄉去了。我接著道。我想他。不致於私下逃走的。父親道。我也是這樣想。但據福雷曼說。憶茶和我兒不大對勁。所以不願意在這裏。那天福雷曼來。因我兒正在患病。恐怕我又加心。所以故意對我說是送他到了家鄉。第二天福雷曼就回去。看望憶茶。誰知他到底沒有回家。福雷曼十分驚慌。跑了回來。我那天剛剛坐在我兒牀上。他見你身體不好。所以依舊。

說是送他到家。瞞著你不叫你知道。後來知道穆洛根也不見了。就猜疑他們一同逃走。就是到外面探訪。都是這等言談。若是穆洛根一個人不在大家。也不至於這樣猜疑。但憶茶也是那一天不見的。那是一定同行逃走無疑了。父親說了這些話。我想穆郎溺死的事外邊竟然沒人知道。我也就安了心。但則憶茶也不見了。那是什麼緣故呢。莫是福雷曼的鬼計。故意將憶茶隱藏在什麼地方麼。當下我對父親道。憶茶和穆洛根逃走。那不是奇怪的事情麼。父親忽然臉上像是想出什麼事似的。說道。我兒也想得奇怪麼。因為別人都說是逃走。所以我也說是逃走。但實在其中有些可疑。那一晚穆洛根和憶茶夜會之時。他兩人好好跳舞。約爲夫婦。我原是為了他們婚事。特地開那夜會。使他們訂了盟約。豈不是正大光明的夫婦。何必避過人的耳目。要私行逃走呢。說到這裏。把聲音低了下來。道。我起初聽說穆洛根不在心裏。很爲詫異。就雇了三十個人。處處尋覓。全然不知去向。我又請有名的包探細細探訪。那包探前天已到我家來過。說無論如何斷不是逃走的。若是逃走。必有

逃走的形跡。憑據及至檢查穆洛根的住宿。一切動用物件。依舊好好的。放在房中。連要緊的衣服。也不少一件。斷沒有私逃的人。連一件替換衣服。也不帶就走的。因此包探說。必有別的事情。我也細細揣想。總猜不出個道理。直到昨天晚上。包探又來說……父親說到這裏。那聲音更低了。道我兒聽了。必定更要吃驚。包探說。他兩人都跌落在我家古池裏了。這一句話。我不聽。猶可陡然聽見。立地啊啣啊啣。叫了幾聲。幾乎身子望後跌倒。

第六回 浚荒池弱女出家門

附汽車冤家逢狹路

父親見我驚慌。倒也不甚疑怪。又道。我聽包探說。跌落古池的時候。也覺得驚詫萬分。當時我就處處駁問他。他居然說來處處都有確實證據。這個包探。真可算得大本領。據他說。先從大門外高牆腳下。一直到古池岸邊。看見處處有兩人結伴而行的靴子形跡。這兩人走的時候。離目下。已是一月有餘。因那地方沒有別人走過。所以靴印至今還沒有消。照那靴印探來一對。是男人的靴印。一對後跟底很尖。是女

子的靴印。因爲後跟甚尖。又知道一定是貴家夫人女子所穿上等的靴子。我兒啊。你總不致到那地方去。你想除了憶茶姑娘之外。還有誰人。我當時聽了這話。猶如長針刺著我的心胸。問道。這據他看那靴跡。是什麼時候走的呢。父親道。這話我也問過包探。據他說。確是在黑夜裏走的。因那脚步跨得極爲狹窄。若在日間或是月夜。狠爲明亮。脚步自然遠闊。因在黑夜裏。所以慢慢地摸索著走。那脚步就小了他。又說。女靴印在前。男靴印在後。可見女子在前。領導帶著男子而行。這話我想也狠有理哩。父親說罷。我想包探說帶了男子而行。這話猶如目見一些不差。他再探到池邊。恰好那裏有許多樹木。草地上還有踏過的痕跡。必定查出兩人暗地立在池邊。講話不知怎樣。男子的脚失足跨出岸外。吃驚之餘。將那女子扯住。不料女子不防支撐不住。一同跌倒。滾落池中。包探若是這樣揣度。那就好了。當時雖則著急萬分。卻還大著膽問父親道。從此怎樣呢。父親道。此後也沒別話。打算明天將池水淘乾。再作道理。看官啊。若是池水淘乾。豈不是我命盡運絕的時候麼。雖則憶茶不知。

去向。但說他也跌落池中。那是包探誤會的。包探說是憶茶的靴印。其實是我的靴印。淘乾池水。見只有穆郎一個屍身。包探必定更加嚴查。終有一天要勸破我的罪。第一層那天晚上。我恰恰得了心經熱病。若包探疑到我身上。我將何言回答呢。想到這裏。早已運出必死的勇氣。對父親道。這樣那古池的水無故叫人淘乾。不可惜麼。父親道。你真是傻子。水雖然乾了。池子須不致於壞。只要常常下雨。從四面流過來。快則半年。慢則一年。已復了舊。如今屍骨在池底下。沈了多天。也須打撈起來。好將池底收拾乾淨。並可將他兩人屍骨好好的入殮埋葬。他兩人在地下也可以安了心。他們生前恁地要好愛戀。咱們更替他造個合葬的墳。成了連理枝。比翼鳥的佳話哩。我那時聽著心裏已如死了一般。覺得臉上也是沒了人氣。父親見了我的臉色。忽然驚道。啊。你真是老糊塗。將你的病也忘了。你聽見這些話。心裏越發要不自在。我以為你不知道。所以如此絮煩告訴你。實在多嘴了。昨天包探還說要與我兒會會面。我阻住了。沒有允許。如今卻自己在這裏絮煩。我兒快些歇息罷。若

是累了你又發舊病。那可壞了。說罷。急忙出房而去。看官啊。包探既說要和我會面。必定已是疑我。若不疑我。又何必和我會面呢。我起先道是這件事過一千年也不會敗。露妄自安了心。如今看來。恐怕早晚就要敗露。這如何是好呢。難道束著手等他敗露了去受罪麼。又忽然想到沒有害病之前。已經將行囊物件收拾停當。安放在牀下。不如逃走出去。躲匿到別處。從前要想和穆郎同逃。穆郎再三不肯。以致出了大事。如今只賸下我一個人。單身逃走。雖沒有一定的去處。但不論如何。斷然不能再住在家裏。要想今天晚間就私自出行。可憐我生出娘胎。從沒有走過三里以外的路。怎樣能夠安穩穩的走呢。我但知道從火車棧搭坐火車。那火車什麼時候開行。到什麼地方去。我全然不知。怎能預定主見。我那時身子好似坐在極薄的冰上。一般魂靈那裏還能附體。這個倒也罷了。誰知到了晚間。要想動身。一些空隙也沒有。只獨自憂憂苦苦。片刻不安。就此數盡殘更。莫說眼睛沒有閉。連身子也坐又不是。立又不是。一刻沒有停。直到第二天早晨。太陽還沒有出。父親已雇了許多。

工人來家淘運池水。我越發著急非常。過了午時。聽見僕人們說池水已淘出六七分。極遲到。晚間十點鐘以前。必定可以淘盡見底了。啊。我若不在十點鐘以前逃走。到了那時。恐怕要逃也不能夠。我昨晚已要逃出。不能如願。今晚若再是這樣。真箇沒有性命了。當下又將我的房門堅鎖。重復細細計算。只覺萬分迷惑。猶如大海飄舟。搖幌不定。不多一刻。天又晚了。早到了八點鐘。也不知池子裏現在怎麼樣了。想那水已經淘乾。穆郎的屍身必定一半在泥中。一半已現出外面。橫睡在那裏。及至到了房外。又聽說工人等還沒有回家。想是還沒淘乾。但我斷不能再耽延。著不走。那時夜景漸漸深了。人也睡了。草木也眠了。萬籟也寂然無聲了。只聽得牆外古池裏激水。從接管裏流出去的聲音。潺潺響個不了。側着耳朵。忽然又聽見自鳴鐘早打四下了。我想這正是我永遠離別家門的時候。不覺一陣淒酸。弔下幾點淚來。提起筆來。寫了一封信。留與父親道。

父親大人膝下。兒今迫於危禍。不能不作逃亡。但兒非有心實由失誤。兒此去與

父永別不再歸來矣。望父忘兒之身，並恕兒之罪。

寫罷，就放在牀前桌上。提了行囊皮靴，輕輕出房，出廳，轉出後門，開得門來，一片黑魘魘地，連天上也沒有。一些兒光。這一下子，把我的身子就嚇得打個寒噤。又想穆郎的屍身已經露出他的亡魂，看見我走了出來，豈不要隨後來追趕我麼？恁地一想，越發猶如澆了冰一般，遍身瑟瑟抖顫，不已。抖顫得過度了，脚步也跨不穩。安下面穿了長裙，拖在地下，颼颼的響，好如後面穆郎在那裏跟追。手中提着皮靴，覺得狠爲沈重，好似後面穆郎在那裏牽扯心裏，越怕走得越慌。聲音越響，身上越重。越重，越響，越慌，越怕。好一會，纔像是出了大街。這裏段段已有煤氣路燈。心想，若是遇見相識的人，怎麼好呢？又想大路上雖有相識的人，但我是穿着黑衣，臉上已用絲罩包住，也不至於立刻認出我來。若是走那小路，迷了道兒，反倒要被巡捕盤問，拿住。因此，就信着脚步，望大路上走去。雖則沒有去的定向，但總須到那沒人議論古池事件的地方。這樣一想，總是越遠越好。走了半天，天已大亮了。我平常聽見人說

出米克斯街。有個火車棧。不多一會。果然前面有火車棧看見。也不知是米克斯街。不是。只見車上煙筒裏正在冒煙。恰好將要開車的時候。飛跑幾步。趕到買票房。一面想我的車票。必須買那本國火車最遠的地方纔好。又想我聽說最遠的是與比利時國交界地方。打定主意。上前拿錢買票。票房裏的人。見我女子單身一人。臉上像似狠怪的模樣。問我到什麼地方。我答道。到與比利時交界的國境。說罷。他就將車票遞給與我。我連忙跳上頭等車房。幸喜天神保佑。四面一看。這車上。只有我一個人。並無第二個搭客。我當下就安了一萬個心。一面將手提的皮靴。擺在機上。這個皮靴。我的身家性命。都在裏頭。內中裝著襯裏衫褲。上下三副。戒指珠寶鈕扣等貴重品物七十多件。買的時候。共值銀價八九萬圓以外。此外還有當五銀圓的金洋三百圓。帳簿一冊。紙一束。文書封袋一包。除出這些東西。別的一點也不帶。但其中爲什麼有文書封袋呢。這東西我並沒有用處。可見我收拾的時候。實在歷亂慌忙。毫不知覺了。上車不一刻。車子頓然慢慢的移動起來。我想我已如上的飛鳥。

入海的蛟龍再也不必害怕。誰知當那剛要開車之時，忽地有一個趕急跑來的紳士，一脚飛上我坐的那輛車上，看官試猜一猜，這個紳士是什麼人，可憐我在絲罩裏面，一眼瞭見，早已驚得魂飛啊啣，乃是我七世仇敵八世冤家，氣不死恨不休的福雷曼男爵。他開口就道：兀那女子帶著臉罩，估量就沒有人知道，認識麼？任你將臉兒掉過去，也是無益。我料想到你一定這樣。後來聽說你上的是第三號頭等車，我就趕找來的。我那時大著膽子說道：怎麼說我一定這樣？我有些要事到第二個車棧，就要下車。傍午時候，可以回到家裏，我還是逃走，我還是躲避呢？福雷曼道：哼，第二個車棧的名目，你也不知道，你可是買那本國最遠火車棧的車票麼？如今別的也毋消說得，我只要聽你那一天約定回答我的話。我答道：呀，回答什麼事呢？福雷曼道：什麼事？難道你忘了麼？姑娘，我再說與你聽，就是妹妹得病的那一天，有一封信要寄與穆洛根，可有沒有？及至我知道了，當下問你約定三天以後給我回話。後來因為姑娘得了病，到今沒有聽你回話的空兒，我也不來催問。如今已將過了。

一個半月了。穆洛根已做了下世的人。姑娘總該給我一句話。哩說罷。走過來除我的臉罩。要和我親嘴。我心裏非常氣怒。但臉上依舊鎮定。說道：「怎麼這個所在……」

福雷曼道：「雖是這個所在。須知我兩人的愛情仍在哩。我道：雖是這樣。這裏我不能回答你。」

福雷曼道：「你說不能回答。須知這裏是最好說話的地方。你看四面沒有一人。任你怎樣高聲談講。也沒人聽見。我道：你這等模樣。我實在可怕。你若能幫助我。我或者慢慢地有愛情用出來。也是難說。原來福雷曼雖則是個惡人。但他愛我的心。實在出於至誠。聽我說了這話。就歡喜非常。望我身旁坐下。低聲怡氣道：「怎麼你說把愛情用到我身上。麼我答道：「那不能立刻就改變過來。必須將先前的愛情漸漸消滅了。纔能重起哩。」

福雷曼道：「這樣可見你終要把愛情給我的。我道：「是啊。就是這樣說罷。」我剛剛說完。忽然想到穆郎。我從前早已對著穆郎立過誓。今生今世再不將愛情改變。如今卻當著仇敵的人說這愛情的話。穆郎的怨魂若在這裏。必定因我將愛情改向他人。要責罰我。將我沈到泥土底下去。我必須從此以後再不

將愛情兩字掛在嘴裏，那纔可以對得住。穆郎想到這裏，胸間已是驚恐起來。自己覺得臉上顏色已發了青。連忙又道：「雖是這樣，我從前愛穆洛根的事，你一概知道的。如今你要逼我回答，可知穆洛根的行蹤還沒有知道？下落他雖則死生未卜，但我沒有知道他底細，斷不能就先自回答你。」福雷曼忽然現出一種奇怪的笑臉，說道：「妹妹，這話說的雖好，無奈穆洛根的事，我是從頭至尾，自始至終，一概知道的。你說那些賺人的話，也是無益。唉，我是一概知道的。我聽他這話，很爲詫異，說道罷了。你說你知道，你知道什麼呢？」福雷曼把臉沈下來道：「我略略說與你聽，譬如說了一句：『郎君，你莫再欺哄人，就將穆洛根推落古池。』那些事啊，啣看官啊，這樣看來，我的性命不是全然在福雷曼手裏麼？」

第七回

杼妙策行蹤成詭秘

易假裝旅況鎮艱辛

當下福雷曼又道：「著啊，可要驚恐麼？我和你說過，從頭至尾，自始至終，我都知道，你卻還要欺賺我，真是可笑。那一天，我和你商量約定，三天回話之後，我看你神色不

安狠爲奇怪。想你莫非要逃走麼。我緊緊的留意看守你。你先將丫鬟阿鸞調出房外鎖上房門。我那時從廳上繞到你房外窗戶面前。見你在那裏收拾行囊物件。知道越發有變。從此就寸步不離的跟著你。到了晚間八點鐘。你慢慢地出房。我猜定你要出去找尋穆洛根。先繞過在大門口等待一會。你果然出來。我卻暗地跟隨在後。走到半路上。離家門不遠。就遇見穆洛根。你帶他到古池邊去。我也跟著躲在池旁樹木陰中。及至你兩人說到告訴父親不告訴父親。爭執起來。你就突然將他推落池底。我那時見你膽量這等狠大也。自喫驚。本來我想立刻張揚出來。叫巡捕拿你。後來又想我和你終有前情。到底有些不忍。等到包探到來查勘。慢慢的將真情察破出來。侯爵又雇了工人淘乾池水。我知道你萬分著急。必定只有逃走一法。從前天起。我已等候著你。這樣你怎麼反說不知道。穆洛根的下落呢。如今穆洛根屍首已在泥裏露了出來。侯爵正驚得沒了擺佈哩。我想我怎樣回答呢。本來沒一個人知道的事。他竟知道這等詳細。莫是穆郎的冤魂不消借著福雷曼嘴裏的話。

來責罰我麼。我說道。啊。見直不是人。是個強盜。是個妖魔。福雷曼道。也罷爲了愛情。強盜也做的。妖魔也做的。當著這樣嬌美的妹妹。被你謀殺了。也願意的。我不覺叫聲。啊。福雷曼又道。將人一下子推落池中。任是我輩男子也沒有這個膽量。我道。你這話怎麼說。我的手並沒有碰到穆洛根身上。他自己腳跨出岸外。立脚不穩。掉了下去。你只胡言亂語。可知道這個麼。福雷曼道。這是真真可笑。穆洛根自己掉下去。天下有這等奇巧的事麼。我道。既這樣。你總該知道底細。福雷曼道。著啊。我怎麼不知道。穆洛根靠近椅子。要和妹妹親嘴。你用力將他一推。只聽撲通一聲。一個人早已不見。可知那時。雖則黑暗。我卻看得親切。穆洛根立的處所。離池子有二三尺。遠若不是用力推落自己。那裏能跨出去。恁地遠呢。妹妹你切莫再說那些假話。對著我不必隱瞞。這裏並沒有外人聽見的。我那時怒從心起。說道。你說我什麼隱瞞。見直對我無禮。你說我推落穆洛根爲什麼。當時不捏造些憑據出來。更好陷害我哩。福雷曼益發露出誠實的面相。說道。妹妹推落的證據。有好幾樁。我若是到按

察司裏出起首來。不論怎樣。總難免殺人的罪。恐怕還要問一個故意謀殺的罪名。哩。那天你要想逃出預先收拾行囊。也是一個實在的證據。可見你早已定下計策。要將他推落池中。所以一遇見他。立刻誘他到池邊。要不然自己房裏儘可講話。爲什麼要到古池邊去呢。我道這是你自己居心不正。所以也拿不正的心猜人。我收拾行囊。是預備和穆洛根同走。我帶他到池邊去。是爲了我的住房不能暢談。那都是我身上應有的自由。你能束縛我麼。我若被你逼不過。咱們就一同到按察司裏去。我當著司官面前。自然有正大光明的話說。福雷曼道。吓。吓。正大光明。不論你怎樣辯白。你當是死人。沒了嘴。不能伸冤。可知還有我福雷曼一個親眼目覩的見證。你和他逃走的心腸。原是有。的。但穆洛根若是聽從你。就和他一同逃走。若是不聽。從你。你就將他推落淹死。這個意見。好似一面秦鏡。誰也一想。就猜著的。又好似一杆天秤。誰也一見。就明白的。我道。好好。咱們儘同著。到按察司去。我到那裏。直說明我。雖有罪。並非有心推落穆洛根。我這樣分辯。司官也不至辦我害人的罪。福雷曼道。

那是自然。但有不容你分辯的憑據。我問道：「那是什麼憑據呢？」福雷曼道：「妹妹細細聽著。若是你沒有害他的心，爲什麼當時見他跌落之後，一些也不驚慌？一些也不害怕？並且也不叫喊，求人救助，卻不言不語，若無其事的儘望著池子，呆看那模樣，好似惟恐他死的不快一般？這不是有心害他的憑據麼？若是你趕緊叫喊起來，那時家下男女僕婢那一個不到場撈救你，卻默默無言，及至病好了，還是不對侯爵說明，直等聽說要淘乾池水，就私自潛逃，這明明是你有意謀害，再沒有別的憑據，能比得上這個憑據真確了。若是穆洛根自己失足跌落，雖則現在屍身將露，你又何必潛逃？這個你到了按察司衙門，從何辯白？即使司官想不到，須還有我這個眼見的證人。我和妹妹是族兄妹妹犯的罪，我理應幫著隱瞞，但我是見證人，我若咬定說是妹妹謀害的那個司官，斷不能超豁。你道一個沒罪的沒字妹妹，你只細細想想。我道：你雖是恁地說，但穆洛根是我心愛之人，斷沒有謀害的道理。」福雷曼道：「那個但聽那時候你兩人問答的話，就可以明白。妹妹說是不告訴侯爵，要一同。」

逃走。穆洛根再三不依，定要對侯爵說明。你想若是對侯爵說明，一定有變，不能如願。因此就打算害死他。那時除了害死他，也沒有別的善策。你不得已起了這個歹意。這叫做無可奈何心裏雖然愛他，及至既然落水懊悔也來不及，只打算將他的屍首打撈出來，你替他好好的行個葬禮。這些都是你謀害他的憑據。任你怎樣辯說，也是分割不清。還有一層，妹妹若是真個上了公堂，即使分辯明白，可知已將你的身分名氣掃了地。世人評論起來，都說偌大高貴有名侯爵家的小姐，犯了殺人的罪，妹妹還有臉見人麼？再說侯爵不聽見也罷，一聽見按察司三個字，必定立刻氣死。若是當真氣死妹妹的罪，越發加重哩。啊，看官，福雷曼這番話，怎的不要使我害怕起來？我那時還沒回答。福雷曼又道：「怎麼如今總要聽妹妹的回話？停了一會，我仍然不答他。」又道：「好好，既沒話回答我，可是真要到按察司裏去麼？看官啊，照我的本意，甯可到按察司裏去，就是受罪，也是情願。但又想我身上受了恥辱，家裏受了恥辱，還要惹父親氣死，這個如何使得？因此依舊沒話回答。」福雷曼道：「妹妹若

是再。不聽。我的。話。等。到。了。這。下。去。第。二。個。車。棧。我。就。叫。喚。巡。捕。來。將。妹。妹。帶。回。家。裏。
把。妹。妹。的。惡。事。一。概。告。訴。侯。爵。到。按。察。司。裏。告。你。妹。妹。還。是。怎。麼。樣。我。想。我。若。是。回。
家。見。了。父。親。怎。地。說。法。況。且。撈。起。穆。郎。的。屍。身。我。就。出。門。不。見。再。見。了。我。寫。下。的。那。
封。信。怎。不。要。怒。氣。沖。天。怎。樣。看。來。我。斷。不。能。再。回。家。見。我。父。親。當。下。答。道。不。論。怎。樣。
我。斷。不。再。見。父。親。福。雷。曼。道。這。樣。說。來。自。然。是。怕。見。侯。爵。除。了。逃。走。也。沒。別。法。但。我。
也。跟。著。妹。妹。一。起。出。行。不。論。到。什。麼。地。方。我。總。不。離。開。妹。妹。要。不。然。還。是。將。妹。妹。交。
付。侯。爵。的。好。我。道。你。請。回。去。只。求。你。莫。說。出。我。的。事。因。爲。你。跟。著。我。走。我。心。裏。實。在。
厭。惡。得。很。福。雷。曼。道。妹。妹。雖。則。厭。惡。我。但。我。斷。不。能。離。開。你。了。我。道。你。若。是。當。真。愛。
我。就。不。該。纏。繞。著。我。還。是。讓。我。一。個。人。……福。雷。曼。接。著。道。一。個。人。逃。走。妹。妹。能。夠。
麼。妹。妹。坐。著。這。個。火。車。到。了。國。界。上。地。方。連。客。棧。的。名。號。也。不。知。道。怎。樣。能。夠。過。去。
再。者。侯。爵。看。見。妹。妹。不。在。那。裏。肯。捨。掉。你。必。定。早。已。打。了。電。報。到。四。面。國。界。近。處。的。
捕。房。裏。關。照。恐。怕。妹。妹。到。了。第。二。個。車。棧。剛。下。火。車。早。有。巡。捕。等。人。等。候。著。恰。好。毫。

不費力的一把擒住立刻帶回家裏與侯爵見面那時就當作私自潛逃的重罪犯人一樣看待護送回到巴黎旁人見了都說是護送女犯誰還道妹妹是個侯爵家的千金閨女呢我道即使被巡捕擒住我抵死還是不回去可拿我怎樣呢福雷曼道我若不在妹妹那能抗違若是我兩人同走這件事就可以想個妙法不致敗露巡捕們不認得妹妹不論到什麼地方儘可大膽行走若是不與我同行那就……看官啊常言道得好飢者不擇食渴者不擇飲我那時退後既沒有人幫助上前又要被擒真是進退兩難如何是好無奈問道你可是打算要我做你的妻子麼福雷曼見我說出這話臉色纔稍柔和了些答道我只望妹妹好好回答我一句愛我的話任是兩年三年以後總不改變那些恨我的話也不出口猶如兄妹一樣等待著我我道那自然是和兄妹一樣何消說得呢福雷曼道雖是這樣……我接著道你總不能和我永遠住在外國哩福雷曼聽我柔軟的話心裏的恨氣已減了一半說道若是和妹妹一起任是三年五載也願意逗遛在外國不願回鄉我已預備著

許多旅費。不怕不夠用。到了後來。妹妹的事也冷淡下來。還怕什麼。我道。雖是這樣。但要我怎的和你訂約。那是不能任是三年。與你結愛情。五年和你爲夫婦。那都難以預料。斷不能現在就立約定盟。你今日雖則帶我逃走。我受了你的恩。將來能報答你。不能報答你。那卻難說。或是與你沒有緣分。到底勞燕分飛也。未可知。你若能依我。這話我就和你一同逃走。原來福雷曼心裏實是溺愛著我。也不知另有什麼陰謀毒計。藏在肚裏。當時臉上並沒有失望的模樣。像是狠爲放心。一般答道。著啊。那是好極了。看官總該原諒這個。我被福雷曼逼到那步田地。不得已纔權時和他一起逃走。但我雖則和他同在一起。其實並沒有對不起穆郎背負前情的事。看官可憐見。我想不至疑心。我花娜改變節操。喪壞良心。哩當下又對福雷曼道。既是我兩人一同逃走。不論到什麼時候。總不致被官府查獲。我也甚爲放心。但究竟望那裏去好呢。福雷曼那時面子上全然現出幫助我的模樣。低聲說道。起先有包探在巴黎第一個車棧查探。所以妹妹買票到比利時去。他已知道了。想必早已打電通。

知到得第二個車棧須得驗票。妹妹這車票被人看見大有不便。如今且把車票藏住。只裝做趕不及買票。臨行跳上車子的模樣。將到第二個車棧待車上人驗票之時。妹妹卻付他現銀。安然而下車。必須立刻改裝假扮。附搭從那邊來的火車。卻回頭倒走。跨過今天早晨搭車的巴黎車棧。到那與西班牙國交界的地方。須知包探既知道你已經動身到比利時。他必然向著比利時一路望前追趕。斷不致仍在後面防守的。但是西班牙沒有護照不能進去。我們下了車在那地方須耽擱一月光景。設法將護照預備停妥。就一直進了西班牙國。這樣斷不致於敗露。還怕被官府查獲麼。看官福雷曼能夠想出這個計策。確是十分穩妥。可見他是個奸詐的人。我當時也不能不稱贊他。只得依計而行。從此就單等到第二個車棧。及至到得碼頭。連忙飛也似一同下車。第一先去專買改扮的衣服。福雷曼扮了行商。我扮了一個下等女子。這回是搭坐到巴黎的火車。回那方來的舊路。從此旁人眼睛裏見了我兩人。總道是一雙夫婦。我想到夫婦兩字不覺立刻悲傷起來。胸間猶如刀割一般。想

穆郎的亡魂見我這個模樣定在九原怨恨我的心不知到了什麼時候纔能安謐看官啊誰知我的前途還有比這個加倍危險的事還有比這個潑天可怕的事哩

第八回

車行隧道影事驚心

尸出古池新聞奪魄

看官我和福雷曼男爵在路途上別人當作夫婦看待穆郎在九原不知怎樣怨呢一定責罰我背義忘情一定當我愛戀福雷曼一定當我和福雷曼定計同逃有意謀害他將他溺死四處一想坐在車子裏那魂靈早已不知飛到什麼地方去更是安心不下停了一會看看天漸漸晚了車房裏只有一盞煤氣燈照得人雪亮的從窗口向外面一望也不知是野也不知是山只見黑魃魃一片模糊一些東西也看不清楚這個景象與我那晚和穆郎相會之時一般無二那死水的聲音宛然還留在耳畔車子裏若有別的搭客倒也稍微解解悶散散心那知從早到晚只有我與福雷曼兩人我和福雷曼本不願意說話無奈他儘著想說話來與我糾纏我只默然不答到了後來他的話也說完再沒有可說的那時我心神疲倦極了覺得昏昏

要睡。原來火車上再也不能睡熟。一直似夢非夢的昏沈。車輪震動之聲非常煩躁。剛要睡熟。又驚醒了。纔被驚醒。又要睡熟。一路上沒有別的。卻只處處看見穆郎身上塗著泥水。恨我的模樣啊。啣是夢啊。不是夢啊。我一面睡著。一面正在那裏祈禱。只聽得車輪的響。忽然變爲蕭蕭颯颯之聲。好似秋風帶恨。怨泣怒號。又像似唧唧噥噥。在那裏訴說我的罪。驚怪之極。醒過來張眼一看。福雷曼猶如著了什麼魔的一般。臉色貼青。額角上淋著冷汗。我要問他爲什麼事。無奈嗓子已如縊住。不能出聲。勉強起來。到窗口向外一望。只見火車左右兩面都是用長方磚石築成的牆壁。我從前曾聽說火車到了山洞。或河底的地道裏面。那聲音和平常不同。要變樣子的。莫非現在已到了地道裏麼。就有些害怕起來。要想走開。誰知像有人把我的眼睛硬移到那牆壁上。似的要離開。也不能離開。那時我心裏的驚怕。真是三魂六魄一齊飛上半天。至今想起來。背脊上還是要出冷汗的。看官啊。你道那牆壁上有什麼害怕的東西。原來是一個人影。這影子不是別人。就是滿身塗泥。穆郎的面貌。

後來雖然想我或是心迷但斷不是心迷那模樣與我平常夢裏看見的一般無二連在傍邊的福雷曼看見了似乎也是抖戰不已我又想莫是我的影子或是福雷曼的影子麼又莫是隔鄰房裏搭客的影子被那煤氣燈映照過來的麼雖是這樣想但爲什麼與我夢裏看見的穆郎絲毫無二呢若是那地道有幾里路長我當時受了那影子的魔就驚嚇得斷了氣也難預料幸而不上多少時候那地道就走完了地道走完壁上的影子也就同時消滅我和福雷曼兩人當時都是一臉的驚恐他也不開口我也不做聲福雷曼究竟看見了什麼也恁地害怕我卻不知道但他害怕的模樣實在不下於我看他臉色就知道了這兩個人默然不語大約有二十分鐘前後福雷曼纔輕輕開口道啊喲……那聲音還是抖抖顫顫的停了一會又道我們下車罷我那時想將到以下的車棧片刻也不願再坐在車上答道好啊我們下車罷福雷曼道下車之後望那裏去住在那裏呢這話剛剛說完那火車已漸漸慢了進了車棧兩人連忙撲的跳下火車我問道這裏叫什麼地方呢福雷曼似

乎不願意我知道地名。答道：不知是什麼地方。我想他從前常時來往外國，斷無不知之理。卻故意欺瞞我。當時他攜了我的手，走的都是小路。不一會到了一處所在，乃是一所極穢污的下等客寓。我自出娘胎寄住客寓，今晚是第一回。我見了這等客棧，很爲厭惡。抓住福雷曼說道：「啊！怎麼到這等客寓裏來？」福雷曼道：「唉！這是格外小心，所以如此。那些上等好客寓人多，眼雜恐要疑心。我們再者或是已有了準備，要查訪你，也未可知。我聽見這些話，不覺一陣心酸，暗想我這身子當真天也不容地也不受了。但也無可如何，只得依著他權且住下。一到就睡，當晚一夜無話。我一些人事不知，睡著猶如死了一般。到了第二天早晨，已過九點鐘，纔醒過來。慢慢起身。福雷曼囑付棧司額外預備些上等的飯菜，兩人吃罷，已是正午十二點鐘。福雷曼出去買些物件，過了三十分鐘就回來了，手裏拿著一張新聞紙，急急跑來，將新聞紙向我面前一擲，道：「你看這個。」我拿起一看，乃是昨天晚上發賣的巴黎新聞紙。那雜事新聞裏頭，開頭就記著一件事，題目是：

可恐命案之顯露。

我一眼瞥見。早已變了色。叫道。啊。穆洛根的屍首撈起來了。麼。福雷曼道。妹妹。你不必這樣驚慌。只好好看去。你不知道。穆洛根以外。妹妹還有一件惡事也敗露出來哩。我道。啊。穆洛根以外。還有一件惡事。是什麼事呢。我實在不知道。哦。莫是我。不告訴父親。私自逃走的事麼。福雷曼道。妹妹且莫多言。看下去。自然明白。也是和。題。目。上。說。的。一。樣。還。有。一。件。命。案。啊。穆郎之外。還有一件命案。我更沒有來由。連忙將新聞讀下道。

古池家之古池。巴黎人無不知之。乃一種之古跡也。近日醫師穆洛根及古池家之女賓憶茶女士共落於池。主人古池侯爵乃命人浚淘之。第其池甚深廣。池水不易涸。此新聞紙方在印刷之時。下午二句半鐘。池水已浚至七分之深。然欲其見底。則尚有數丈之深。茲有最可驚可恐之事。則昨夜浚池之際。離岸僅一尺許之泥中。現出憶茶女士之屍。偵探家查驗之。已得犯罪之證據。斷非失足跌落。

確有自旁人推擠之證據者。惟醫生穆洛根之屍身料必沈於最深之底。頃正急從事於浚濼。約至明晨必能露見。惟猶有最令人注意之一事。則古池家之女花娜女士之逃亡也。女士當憶茶穆洛根二人落池之夜。忽得心經熱症。及昨夜聞將浚池。乃突然亡去。蓋女士素愛醫生穆洛根。而妬憶茶女士與之聯姻也。今警察偵探正嚴查女士之下落。因已略得其證據。故女士之族兄福雷曼男爵得警官之允許。而追覓於女士之後。聞女士已將許嫁福雷曼男爵。則男爵之惶急亦意中之事。男爵之意。在尋獲女士。挈之同歸。想其歸時不遠矣。

看官。我見報上寫著在池裏撈出憶茶的屍身。已是非常驚詫。從前誰知道他沒有下落。不過心裏有些奇怪。但他淹死在古池。我是一些也不知道。何況在池子裏撈出屍身。也不知他什麼時候跌下去的。新聞上既說他兩人同時落下。難道當真穆郎跌落那一晚。憶茶也跌下去的麼。新聞上又說不是自己跌下。有別人推落的證據。啊。誰推他下去。爲了什麼事推他下去。又究竟有什麼推他的證據。難道包探

查驗又會意錯了麼。我過於驚慌不能說話。只對著新聞紙呆看。福雷曼見我這樣。又笑說道。哈哈。想必妹妹看見上面寫著我得警官允許出來拿你。因此驚慌麼。這也不必驚慌。警官因為我已經出來拿你。必定帶你回家。也就懈怠下來。把這件事拋在我身上。若是我對警官說明。擅自出來他們必定疑我也私自潛逃。格外嚴密查拿。不稍寬縱。惟因我當時說明知道妹妹的去處。所以警官也放了心。並不十分嚴密查訪。其實我原打算和妹妹一同逃走。斷不致於拿你回去的。你也不必恁地驚慌。我道什麼我並不是驚慌。那個實在為的是憶茶也無端淹死。福雷曼並沒有驚慌的模樣。倒反怪我驚慌似的。又道那不是顯見的事麼。將他推落池中。自然是死定了的。我道這個我也知道。但究竟是誰推他的呢。福雷曼道那不用說。一定是妹妹推他的了。我聽他這話。更是喫驚道。怎怎麼我我推憶茶……福雷曼接著道。著啊。這以下的新聞紙一定還要說出是妹妹做的哩。我道那是很毒極了。怎麼說我害死憶茶呢。福雷曼道。想是妹妹忘了。不是妹妹還有誰來。我那時一面

噢。驚。一。面。又。添。上。許。多。悔。恨。答。道。我。已。知。道。了。你。喪。著。良。心。要。將。這。些。罪。全。然。推。在。我。身。上。福。雷。曼。道。這。話。怎。講。妹。妹。試。想。一。想。除。了。妹。妹。推。他。不。是。再。沒。有。別。的。人。了。麼。我。道。我。爲。什。麼。要。推。他。落。水。有。什。麼。憑。證。呢。福。雷。曼。道。因。爲。憶。茶。無。端。將。穆。洛。根。奪。去。這。纔。要。謀。害。他。自。從。他。和。穆。洛。根。跳。舞。之。後。妹。妹。心。裏。已。是。悔。恨。非。常。所。以。先。害。了。十。多。天。的。病。看。官。啊。福。雷。曼。的。話。實。在。是。有。道。理。除。了。我。之。外。別。的。更。沒。有。要。推。憶。茶。落。水。的。人。但。憶。茶。究。竟。不。是。我。推。的。並。且。他。落。水。的。事。我。一。些。也。不。知。我。也。不。是。撒。慌。圖。賴。看。官。諸。君。是。我。最。好。的。見。證。當。下。我。對。福。雷。曼。道。你。真。是。很。毒。極。了。爲。什。麼。疑。我。到。這。步。田。地。呢。福。雷。曼。道。唉。妹。妹。單。問。我。爲。什。麼。卻。不。知。從。古。以。來。那。嫉。妬。的。心。是。最。利。害。可。怕。的。我。道。那。末。你。也。親。眼。看。見。我。推。他。下。去。麼。福。雷。曼。道。這。卻。沒。有。但。雖。然。沒。有。看。見。卻。起。初。就。疑。心。妹。妹。既。有。謀。害。穆。洛。根。那。種。大。膽。量。憶。茶。自。然。也。是。妹。妹。害。死。了。看。官。啊。我。被。福。雷。曼。誣。說。竟。沒。有。分。辯。的。話。答。他。又。問。道。你。不。見。憶。茶。之。後。不。是。回。到。家。鄉。去。找。尋。他。麼。福。雷。曼。道。是。啊。我。雖。則。疑。心。是。妹。妹。害。

他但還怕有錯特地回鄉去找尋誰知他家裏連影子也沒有這就越發知道是妹妹害死他了。我道：「唉，可知我也沒有工夫再害憶茶。穆洛根落水之後，我跌倒在草地上，直哭泣不休，心裏稍微一想，就打算喊叫父親連忙進了家門。望二層樓上直走。」福雷曼道：「上樓之後怎樣呢？」我道：「我也不知曾上樓沒有。從此就發起病來，猶如做夢。什麼事也不知道了。」福雷曼道：「著啊，定是發病以後害死他的妹妹自己。雖然不知道，但妹妹害他這是最確實的事。我把我意中的情形細說一遍給妹妹聽。妹妹上樓的時候恰好遇見憶茶，他就向妹妹問起穆洛根。妹妹一時不能回答，暗想他若是追問起來，那事必定要敗露。當下想出一個急計，騙他道：「穆洛根如今在古池邊有話要對你講，正等候著你，你快些去罷。」憶茶聽你這話，自然相信，你就帶他同到池邊，乘他不備，將他推落水裏，就翻身回來。那時因發了病，猶如做夢，自己不知道，也是意中之事，你不聽見醫生說害心經熱病的人，全然把從前做過的事，忘了的話，麼？妹妹後來想不起來，正是這個緣故。須知穆洛根是妹妹掛在心上的。」

所以。他。落。水。的。事。還。有。些。記。得。及。至。害。死。憶。茶。之。後。那。心。已。是。顛。倒。迷。亂。所。以。全。然。忘。了。這。些。情。形。我。猜。得。一。定。不。錯。要。不。然。以。外。沒。有。謀。害。憶。茶。的。人。再。則。他。的。屍。身。也。不。該。在。池。子。裏。露。見。撈。出。我。道。或。者。憶。茶。自。己。……福。雷。曼。緊。接。道。呀。難。道。自。己。跳。下。去。麼。新。聞。紙。上。已。說。有。了。犯。罪。的。憑。據。巡。捕。包。探。等。也。是。猜。疑。著。妹。妹。世。上。常。有。自。己。殺。了。人。一。些。也。不。知。道。聽。見。別。人。說。還。要。詫。異。起。來。代。他。憐。惜。這。些。事。只。看。那。疑。獄。叢。談。書。上。以。及。刑。部。檔。案。裏。頭。載。得。很。多。不。止。一。起。妹。妹。這。件。事。也。是。這。樣。一。般。無。二。啊。喲。天。啊。我。花。娜。當。真。夢。裏。害。死。了。憶。茶。麼。但。是。無。論。福。雷。曼。怎。樣。說。法。又。無。論。拿。出。什。麼。憑。據。我。是。斷。然。一。些。也。不。知。道。一。些。也。記。不。起。來。這。樣。看。來。任。是。我。怎。樣。分。辯。福。雷。曼。早。已。咬。定。是。我。害。的。再。也。不。能。相。信。又。道。呀。自。己。雖。不。知。覺。因。為。除。妹。妹。之。外。沒。有。害。憶。茶。的。人。我。總。不。能。不。猜。定。妹。妹。但。雖。則。猜。疑。心。裏。仍。然。是。愛。戀。妹。妹。所。以。一。直。帶。疑。帶。愛。再。不。肯。將。妹。妹。交。付。巡。捕。們。如。今。也。不。用。說。他。也。不。必。管。他。只。快。些。到。了。西。班。牙。國。就。好。了。我。兩。人。儘。著。爭。論。也。是。徒。然。無。益。的。我。那。時。

又悔又恨。只恨沒地縫穿下去。但只是爭論實是無益。想來想去。沒有別法。只得依舊。福雷曼的話。決定快些到西班牙國。從此不知福雷曼打算到那裏去。我也不再問他。到了第二天。他出去覓到護照。回來我拿起來一看。只見護照上兩人都改了假姓名。又寫著我是他的妻子。可憐一路上走來。旁人當我是他妻子。我心裏已是說不出的苦。如今公文上面更明明寫著我是他的妻子。我見了。怎能不要驚慌呢。

第九回

購護照權作旅人妻

翻影像忽覩亡夫面

護照上面寫著我是福雷曼的妻子。福雷曼將我這個妻子。豈不是得來全不費工夫麼。他既然這樣寫著。豈不是這以後下去。一定要我呼他爲夫。他呼我爲妻麼。這樣一想。不覺一團怒氣。好似被什麼東西陡然逼上身來。再也遏止不住。對福雷曼道。福雷曼這個你更很毒了。你自己的名字改了。福家英倒也罷了。卻把我改做妻。氏花娘。那是什麼道理。福雷曼道。並沒有什麼道理呀。妹妹的真姓名也是不能直寫的。因此改了花娘不好麼。我道。啐。我不是說假名的事。這一路上該用假名。我自

然知道爲什麼。要將我寫著妻氏兩字呢。福雷曼並不驚慌。反笑嘻嘻。答道。妹妹。你到今還不知道。其中的道理。那真難了。這個護照。是別人的。上面本來寫著福家英。帶著妻子到外國去。這護照。是從外務部衙門給發的。如今讓了給我。須知西班牙國戶籍。原有福家英那個人。並有他的妻子。名叫花娘。如今我就代了福家英。妹妹就代了福家英的妻子。我兩人走到什麼地方。別人再也不致疑心。若說因爲這樣。一寫妹妹。就當真做了我的妻子。那是斷然沒有的道理。可知這上面寫的是福家英的妻子。並不是福雷曼的妻子。哩。我聽了這一番話。心裏雖然像是安了些。但總覺得有些不好。說道。你爲什麼要借別人的護照。若是敗露出來。怎麼樣呢。福雷曼道。這個斷然不致敗露。那福家英花娘兩人。也是同行逃走的。這名字也是假的。眞姓名別人不知道。連戶籍載的。也是假名。我道。據我看來。也不能包定不敗露。福雷曼又笑著道。斷沒有敗露的理。妹妹還不放心。我再細細的說與你聽。這裏離兩國交界的地方很近。每年總有幾個潛逃的人。經過大凡潛逃的人。總是不帶護照。

的居多。這裏卻有一種下等商人。暗地裏預備許多假姓名的護照。遇見逃走的人。要找這件東西。就將來賣與他。頂替卻索取極大的價錢。我這護照也是這樣買來的。共計兩張。化去三百五十圓的重價哩。我道。這也沒有一定的價錢。若是買著假照。必定要敗露的。福雷曼道。呀。因爲不致敗露。所以價錢恁大。原來那些商人在好幾十年以前。就隨時捏造姓名。到官府裏去呈報。說是新產一個男兒。或是女兒。官府裏當將姓名記在戶簿上。那商人以後就冒那姓名去領護照。因此再沒有真福家英。忽然現出來的理。可知這國裏並沒有福家英那個人。你想能敗露麼。況且一直下來。那逃走以後。不知下落的人。不知有多少。都是買這種護照去的。我道。這個護照卻恁地湊巧。竟是夫婦兩人。據我看。還是換買兩張。不是夫婦的好。福雷曼道。妹妹說的真是傻話。怎麼能換呢。這上面雖然寫著福家英的妻子。但咱們彼此。意會不必交言。趕快進了外國地界。那是最要緊的福雷曼。這話雖似說得有理。但我想。護照上既是這樣寫著別人見了一定當我是他的真妻。這個我對著穆郎的亡

魂心裏怎能安放得下。就說道：外面雖是不得已寫著我是你的妻子，但你必須再想一個計策顯出我實在不是你的妻子。那纔行哩。福雷曼道：怎樣再想計策呢？我和妹妹一起不論誰人總道咱們是一對夫婦。若是定要寫明不是夫婦，別人反要疑心。況且昨天早晨看的新聞紙，這事情已是一步緊一步。若再耽誤，遲延被巡捕們查訪著了，後悔也來不及。今天早晨的新聞紙上必定登出穆洛根屍身已從泥裏撈起的事。我想若是妹妹看見更不知要急到什麼田地。還不如裝聾做啞，什麼也不知道的好。因此我並不將新聞紙買來給妹妹看著。啊，那些名色上不要緊的事，妹妹爭他做甚快些預備起身罷。從此還說出許多我的大難將臨，若不快快出走，非常危險的話。我雖是明明知道福雷曼不懷好心，但當時他儘著催勸我。總是要我快走，免得被擒的意思。我那裏能夠道他一個不字。無奈我眼睛一閉在那地道裏，看見穆郎的影子，還是恍惚在我眼前。我想著護照上寫的一個妻字，總是悲傷痛苦不已。若不將那個妻字消滅，我以下路上斷不能安甯。到了晚間，我又

對福雷曼再三懇求叫他設法將妻字除去他只說一句明天再說的話就跑了出去。後來我又翻來覆去細細的想果然必須這樣纔不致於敗露究竟福家英是個假姓名料想也不能將我當他的真妻那時心裏迷迷惑惑不知怎樣纔好看官啊誰知這目前我身上正是大難將臨的時候我想得神倦了擡起頭來只見這房裏角上安著一座書架架上有一本影像冊子外面堆著極厚的灰塵可知擱的日子多了我想展開看了解解悶或有什麼好計策想出來也未可知立起身來取過安在桌上慢慢揭看前面大半是這客寓的家眷親戚朋友後面還有寄宿的客人內中也有別國人也有各處的紳士還有那些舞妓歌師女優伶等類我看了倒覺得有些趣味不知不覺一張一張的儘看約莫這本冊子十分裏頭已看了七八分忽然揭過一張不料……連叫幾聲啊喲幾乎將身跌倒在地天啊看官啊這一張影像不是別人乃是穆洛根眼光清爽精神活現啊喲穆郎的影像怎麼在這裏呀難道他從前出門游歷曾經寄宿這裏麼雖不知道但我早已驚恐非常想他影像若

是有靈該要怎樣怨我。這樣一想，影片上的穆郎好像要想說話。那嘴脣將要開動。一般呀。郎君郎君。你莫非怪我不將你屍身撈起好好的行那葬禮。還要對著別人隱瞞。因此責罰我麼。我當時更加驚慌。也不敢再對他看。只嘴裏暗暗祈禱道。天啊。神啊。求寬赦我的罪。求救護穆郎的亡魂。到那天國裏去。一面訴說。一面依舊捨不得向他呆看。誰知看看不打緊。把他的臉面慢慢看得大了起來。那時明明是個影像。我也忘了。只覺越看越大。好似一個活穆郎立在我的面前。我要想轉過身子。不對著他。卻再也不能轉移。要想閉著眼睛不看著他。卻再也不能合攏。啊呀。還是影像啊。還是穆郎啊。那一股癡狂氣象。已漸漸衝上心來。我只見活現的穆郎在我身旁。叫一聲。唉。郎君想死我也。誰知我這叫喚的聲音。明明白白依舊入了我的耳朵。心裏陡然一清。心清了一看。那裏是穆郎。可不還是個影像。再仔細一看。卻又慢慢的大起來。與活穆郎一般。無二我好幾回叫喚他。總被我自己的呼聲驚醒。這纔復了正氣。可怪。借小一張影像。我恁地發出奇怪的思想。究竟是我的心迷呢。還是穆

郎的怨魂借著這個影像露出怨我的面貌。叫我看呢。我徧身冷汗直淋。當真不能再看下去。就把冊子合過。依舊擱在架上。不料穆郎面貌仍然留在我眼睛裏。任是閉了眼睛也還看見模樣。一些兒不改變。啊。嚇。可怕人也。這客寓裏片刻也不能再留。須快些逃走到外國躲避。雖則護照上寫著花娘是福家英的妻子。但福雷曼總不能說我竟然是他真妻。我也一時沒法只得聽他寫著。且待福雷曼回來。今晚起身就走到那世界上。我花娜結果的地方去。我打算既定。福雷曼恰好踱了回來。我對他一看。臉上的氣色又與平常不同。我當時很爲詫異。問道。爲什麼恁地不自在。難道又有什麼著急的事麼。福雷曼暫時不答。只搖著頭。停了一會。纔說道。你怎麼樣了。適纔的護照你到底不合意麼。到底不能允許麼。我答道。那個我已細細想過。看來也沒別的法子。也只得暫且照辦。但我要急急走了。我一面說話。一面瞥眼看見福雷曼外套的衣袋裏。稍微露出一些兒白光。我早已猜到是新聞紙。就道。咦。你又買了新聞紙來麼。快些拿給我看。福雷曼道。呀。因爲妹妹要驚慌著急。這張新聞

卻不能給你看了。適纔我走到車棧旁邊。剛好從巴黎到了這種新聞。我就買了一張。略爲一看。上面記的很爲忽略。並不詳細。我要向他買昨晚分送過的舊新聞。可恨已經賣完。一張也沒有了。我道。任是不詳細。我看看也好。剛要伸手去取。不道福雷曼望後一退。要想躲藏。卻把新聞紙扯破了些。我想他恁地不給我。看一定上面又載著非常大事。連忙展開看來。只見雜事門裏。又用大字載著一條。題目叫做古池案件之查出。

下面寫著道。

巴黎城中人之所驚詫所戰慄之古池一案。其所查犯罪之處。愈益確實。今有無可抵賴之證據。則推擠墮水之兇犯。乃花娜也。其證據之物。已爲偵探長取而藏之。初花娜之父古池侯爵。堅稱非其女所爲。及既見該證據物。立地驚而氣絕。聞花娜之蹤跡。今已略得端倪。乃附乘上等汽車。逃行於比利時。惟比利時曾與本國訂結交付罪犯之條約。則此殺人女。諒不久即當捕獲來京。頃自京城至比國。

沿途各車棧已徧懸花娜之影像。而警察人等之奔走正忙亂異常。其追覓花娜之福雷曼男爵。至今杳無音信。據警察所揣度。謂男爵必已遇見花娜。惟以花娜許嫁已爲其未婚妻。不忍令其回京獲罪。遂相與共避潛逃。特不知果在何處耳。看官我看罷新聞幾次。幾乎氣絕無奈。驚慌過度。已不容我氣絕了。只覺徧身猶如鐵石一般。一動也不能動。看官啊。我花娜竟被新聞紙上寫出殺人女三個字。又做出這等花娜殺人的文字。看來天不容我不將花娜的名字拋去。又不容我不改名。花娘做那福家英的妻室。啊。我從前安著心以爲我的罪任是千年萬載之後也。沒有一個人知道。卻不料如今世界上上天下地竟沒有一個人不分明。但這新聞上說有證據之物。到了警察手裏。那是什麼東西呢。又說父親一見立刻氣絕。那必定是一看就能明。知顯見的東西。再者他說這個罪不知是害死憶茶的罪呀。是害死穆郎的罪呀。又還是害死憶茶穆郎兩個人的罪呢。可憐看官諸君是知道的我連穆郎也不會害死。何況憶茶死了的事跡。我昨天纔知道呢。難道當真照福雷曼

所說我在夢裏將憶茶推落池中麼。以上幾層雖則不能決定。但照新聞紙所說。我不論犯著那一層。驚慌的情形總是一樣。我到這田地。三魂六魄早已不在身中。對福雷曼道。福雷曼。我們快些走罷。如今一刻也不能耽延了。福雷曼道。這是不行。因為須到明天早晨纔有火車開行哩。我道。任是火車不開。也管不得了。雇了馬車也要走的。福雷曼道。怎麼也。毋須恁地著急呀。他們既猜咱們逃到比利時。咱們在這裏不好麼。我適纔出去。已看過這裏居民的情形。因這裏離著巴黎路程有三百邁羅遠近。火車雖是十點鐘工夫能夠到來。但大家毫不留意巴黎的事。惟有拿著巴黎新聞紙的人。纔看見這起案件。別的人。任是對他說起古池案件。他也不知道是什麼情由。就是這裏的巡捕等人。也是不關心的。你總不必著急。今天晚間且安穩穩睡覺。明兒早晨起來動身。那是恰好的事。我聽他這話。雖更不能放心。但終是沒法不容。我不依他。不上一刻。天已黑了下來。因為明天大早動身。我就格外趁早的睡。看官。那福雷曼那時很為安閑。對著我起了十二分的愛情。心裏有些安心。以

爲我已做了他的妻子。因此自從到這客寓，他並沒有輕佻的模樣，宛如兄妹一般。那一晚雖是同在一張牀上睡著，但他早已倦了睡熟，鼾聲如雷。我因心裏亂思亂想，總不能合眼。暗想我天下地上子然一身，單缺少一口棺材和我作伴。想到這裏，或是咽著淚，二三更低聲哭泣，或是搓著拳，千百徧擣枕，搥牀，一會兒驚怕父親責罰。我不孝之愆，一會兒祈禱神靈，救助我犯罪之苦。總之統天下所有的驚憂恐怖，悔恨悲傷，猶如車輪轆轤一般，一起一起在我肚子裏轉沒一樣不兜上心來。精神疲極了，纔微微的睡著，一睡就入了夢。啊，夢得嚇死我也。滿身泥水的穆郎在夢裏，覓我。我被他覓得驚醒了，張眼一開，依然是下等污穢的客寓枕頭邊外一盞殘燈，還是半明不滅的那燈，並不是蠟燭，乃是煤油的蘭泊燈。我們中國叫做洋燈，又叫做保險燈。覺得滿屋子煤油臭氣，要想吹滅他，剛剛擡起頭來，哎，噲，可怕。那邊牆壁上映著一個人影，又是泥水穆郎的形容。

第十回

旅邸迴燈假夫斃命

捕房託足看役談奇

看官啊。偌大天地間。穆郎偏不到別處去。卻要現到我的枕邊來。我想這壁上不該有他的影子。總是我心神迷恍的緣故。但則左顧右看。幾回並不是心迷。明明他的影子映在壁上。和那一天晚上火車地道裏看見的容顏毫釐不差。而且一樣的長大。唉。我想已過現在未來三世。這個怪影永遠附著我的身體。寸步不離。因爲有極大的罪在我身中。那個罪處處時時責罰我。一刻不肯寬縱。那時我正在呆想。陡然當著我的旁邊。聽見悽悽切切的聲音。好似哭泣。又似怨恨。我回過頭去一看。原來不是別的。乃是和我睡在一牀。福雷曼夢囈的聲音。唳。福雷曼難道也做什麼夢麼。難道夢裏也看見了什麼嗎。看官當著夜深人靜。世界上萬籟蕭森。草木都眠著。一些聲息也沒有的時候。忽然聽見夢魔囈語之聲。該是害怕不害怕。況且我的枕旁還有泥水穆郎亡故的面貌。滿眼含著怨恨。在那裏瞪我呢。啊。喲。我知道了。穆郎的亡魂見我。今天晚間和福雷曼同牀共睡。起了悔恨之心。因此現出來警戒我麼。無奈這家客寓房屋甚少。以外再也沒有可以另住的地方。這便如何是好呢。穆郎啊。

你。如。果。有。靈。總。該。知。道。這。個。可。憐。我。是。萬。不。得。已。我。禱。罷。要。想。起。坐。牀。來。誰。知。再。也。不。能。動。彈。只。得。暫。時。閉。眼。凝。一。會。神。忽。然。心。裏。一。清。暗。想。那。壁。上。影。子。莫。是。擺。在。牀。前。玻。璃。蘭。泊。燈。上。葱。花。罩。子。燈外面五色罩子形如蔥花一般的。影。子。麼。那。罩。子。上。頭。四。面。一。圈。一。圈。的。突。起。猶。如。水。波。紋。每。一。個。水。波。紋。下。面。刻。畫。着。很。濃。厚。的。花。紋。映。在。壁。上。宛。然。似。一。個。有。頭。的。人。立。在。那。裏。一。樣。啊。喲。原。來。穆。郎。的。面。貌。就。是。這。個。東。西。我。真。是。又。昏。又。鈍。我。把。蘭。泊。燈。移。開。些。到。別。處。去。影。子。自。然。沒。有。了。想。得。端。正。就。在。牀。上。伸。手。去。拿。剛。剛。把。燈。柱。握。定。啊。喲。看。官。啊。那。盞。燈。從。旁。晚。時。點。起。直。到。此。時。時。候。過。久。燈。檯。已。燒。灼。得。猶。如。湯。火。一。般。熱。我。陡。被。他。一。燙。叫。一。聲。哎。唷。手。指。一。鬆。那。燈。望。空。拋。下。睡。在。外。邊。的。福。雷。曼。睡。得。已。如。死。人。蘭。泊。燈。正。跌。磕。在。他。身。上。燈。盞。裏。剩。下。的。煤。油。從。他。頭。上。澆。滿。了。一。身。火。一。見。了。煤。油。立。刻。燃。個。正。著。轟。轟。烈。烈。燒。了。起。來。福。雷。曼。驚。醒。突。起。雖。則。飛。也。似。跳。下。牀。去。無。奈。身。上。到。處。煤。油。萬。萬。不。能。消。滅。越。是。亂。抖。亂。撲。那。火。燒。得。越。熾。福。雷。曼。的。身。體。猶。如。火。樹。火。棍。一。般。滿。屋。子。裏。火。光。幾。乎。旁。邊。

四下裏都著了火。只聽見火人裏面透出了說話聲音。道快些幫救我呀。無奈我要想救也不能救。惟有手脚忙亂。咳嗽唏噓。喊也喊不出來。好一會。那時外面街上查夜的巡捕。走到這裏。看見樓上窗戶上的火光。趕過來。到樓下。叫門。幾乎把個門打破。又聽得大聲叫著起火。了麼。起火。了麼。我雖然聽見也不知道。下樓去開門。依舊守著福雷曼的火。身急得只是呆看。又跑來。踰去的亂竄。亂擦。福雷曼燒了半天。仍然沒有氣絕。只左右前後四面狂跳。或是衝到那邊壁上。或是挨著這邊柱旁。嘴裏還喊著快快救我呀。滅了呀。花花娘。你看我死麼。你不救滅麼。你竟要燒燒殺殺我麼。你是早打算停妥。將煤油倒在我的身上。這會兒纔點著火的。他嘴裏直說直罵。那時客寓的人已驚醒了。帶著巡捕。咕軋咕軋的走了進來。無奈一場人命大火。已是燒罷收場。幸而只燒死福雷曼一個肉體。別的東西倒也不大遭殃。福雷曼喫盡了人間煙火。已是倒在地上。既不起來。也不動彈。但燒剩的餘火。還在他身體裏。面焦灼。鎔化。我的眼睛已看不出他的眼睛。我的臉面已辨不清他的臉面。忽地又

發出枯乾怨恨聲音微微叫了花娘你你燒燒殺我我……你你將煤油……倒倒
在……我的身身體……點火……害人……害害人……這話聲越說越低漸
漸到得聽不出那巡捕和客寓裏人幫著趕忙四面撲滅餘火正在忙亂卻聽見福
雷曼說這幾句話巡捕就回身走近我的身旁問道貴女可是寄宿這家客寓的麼
我答道是巡捕又走到福雷曼面前福雷曼早已變成屍首不能說話那臭氣非常
難聞巡捕扭著鼻子輕輕問怎麼樣了怎麼樣了用手搖幌幾回也是無益說道雖
是被火燒不該恁地模樣就死如今也沒法了又回頭對客寓人道我去喊同伴來
你們須儘著看守說罷獨自走了出去看官啊請猜摸我心裏那時怎樣情形只覺
好似夢中做夢福雷曼已是死了我以後該怎樣一些也想不到只見客寓主人和
兩三個夥計不知在那裏評論什麼也不能進我的耳朵我卻倒在屋角一邊地上
眼睛也不能開魂魄早已飛出腔子不知我的身體還在不在也不知道過了多少時
候精神纔有些澄清起來適纔知道我的命運越發進了危險之地啊喲我是受了

殺人的嫌疑改著裝到這裏來的。如今又燒死福雷曼。我拿著蘭泊燈。雖然不是有心拋去。但確是從我手裏拋下的。任是世上人不歸罪於我。我自己也不能不暗中責罰。況且福雷曼親口說出我燒死他的話。他全然當我是故意放火的。雖是過分怪我。但他性命究竟已死。先前在水裏害死穆耶。如今在火裏害死福雷曼。穆耶是我私訂的丈夫。福雷曼雖不是丈夫。但護照已寫明我是他的妻子。也不能不算丈夫。我一個女子害死兩個丈夫。一個的罪已經顯露。巡捕包探等正在擒拿一個的罪。方纔起始。更不知怎麼樣。我恁地一樣一樣細細想來。惟有徧身震搖要哭。也沒有淚。正在沒了擺佈。只見剛纔去的巡捕。帶著三個同伴。走了進來。問我道。適纔死人曾經叫出花娘的名字。花娘就是你麼。我想我本名花娜。花娘是個假名。我父親是尊貴之人。向來喚我阿花。阿花我就答應也。沒有什麼要緊。當下就答道。是叫花娘。那時一個巡捕看見護照。拿過來道。哦。原來從這裏打算往西班牙去的。這麼就是福家英的妻子花娘麼。這個死人就是福家英麼。我也答道。是那起先進來的那

個巡捕不知對那三個後來的淅瀝淅瀝說些什麼。聲音甚低。但聽見說話之中。有應該照罪犯拘拿一句可怕的話。啊。原來他們已當作我犯有殺人的罪。要拘拿我的。只見先來的巡捕。又走到我身旁。問道。剛纔死人高聲罵你。說你在他身上澆了煤油。放起火來。將他燒死。這話你聽見麼。我道。這是不近情理的事。不論怎樣。我斷沒有那……說到這裏。我已哭了出來。因為聽見巡捕猜疑冤枉的話。心裏驚急非常。又想我是侯爵家的閨女。被那些身分低微的巡捕。輕看藐視。爾我相稱。法國男

子平常時候對著女子向來沒有直呼你我的例子

又當做我是殺人的罪犯。無故受他們查問。不知不覺那

眼淚如潮水一般湧了上來。要想忍住也不能。另一個巡捕又過來打開我的皮鞞。檢問我道。原來裏面還藏著無數的錢財。這個是你帶來的東西麼。我又答道。是。又一個巡捕低聲說道。這大宗錢財。看來就是犯罪的緣由。又一個巡捕答道。是啊。總是見財起意。謀害殺人的說罷。又對我道。這個皮鞞不是你的東西。定是死者帶來的。我含著一包眼淚。辯道。這話怎講。怎麼說我的東西是別人的呢。這一些錢

財。有。什。麼。稀。罕。任。是。別。人。的。難。道。我。想。圖。謀。麼。我。雖。是。這。樣。說。巡。捕。一。些。也。不。信。說。道。這。裏。須。不。是。分。辯。的。所。在。若。要。分。辯。且。待。到。得。公。堂。問。官。那。裏。任。你。怎。樣。說。都。好。我。驚。道。哎。唷。叫。我。到。公。堂。上。去。麼。巡。捕。道。正。是。如。今。且。先。帶。到。捕。房。待。辦。好。申。詳。文。書。一。直。送。到。按。察。司。公。堂。上。我。聽。了。按。察。司。三。字。早。已。嚇。得。倒。退。向。來。雖。聽。人。說。知道。有。個。按。察。司。衙。門。但。我。的。心。裏。想。像。以。爲。按。察。司。總。在。另。外。一。個。世。界。斷。不。在。我。住。的。這。個。世。界。上。不。但。沒。有。到。過。連。眼。角。也。沒。有。睺。著。如。今。當。真。要。到。那。地。方。去。我就。直。聲。叫。道。我。沒。有。犯。什。麼。罪。該。到。按。察。司。去。呀。巡。捕。道。若。果。真。不。犯。罪。到。了。按。察。司。問。官。自。能。釋。放。你。的。這。也。不。用。害。怕。我。聽。巡。捕。口。氣。暗。想。那。新。聞。紙。上。載。的。事。情。按。察。司。莫。非。已。經。訪。得。清。楚。麼。雖。則。不。能。決。定。但。早。已。如。尖。刀。一。般。一。陣。緊。一。陣。刺。著。我。的。心。肝。那。巡。捕。當。真。一。些。兒。也。不。留。情。就。帶。我。下。樓。出。去。只。見。門。外。早。有。一。輛。污。穢。的。馬。車。停。著。等。待。我。無。奈。上。車。好。一。會。到。得。一。處。車。就。停。止。也。不。知。是。什。麼。地。方。卻。見。門。口。懸。著。一。方。匾。額。嵌。著。薩。里。斯。警。察。署。六。個。字。巡。捕。喚。我。下。車。將。我。帶。入。

走進一間屋子內中絲毫沒有擺設的東西。這是什麼屋子呢。諒來雖然不是監牢。總是關禁罪犯的。所在屋角上。又有兩個看管的人。想是看役。這兩個看役臉色很黑。一望而知是下等賤人。我生出娘胎。雖也見過些容貌兇惡的人。但從沒有同在一屋子裏的時候。當看役的。雖則不是一定犯過罪。但那形狀。總有些兇惡。我當下臉向著側面。卻刻刻留意著他兩人的舉動。兩人像是很疲倦似的。搭訕著談論種種的事。一個道。近來咱們這裏。多天沒有重大的罪犯了。那一個道。是啊。那回不是有一個年紀很小的孩子。要想殺他娘的姦夫。乘那姦夫和他娘睡在牀上。當真將姦夫殺了。他的父帶他到這裏來麼。那不是前年的事麼。一個道。怎麼說。已是五年前的事了。那一個道。咦。有了五年麼……是啊。是啊。果然不錯。那一回審問。是很有趣味的。從那回以後。到這捕房裏來的。都是些強盜啊。竊盜啊。連新聞紙上也不載的一個道。呀。說起新聞。這幾天巴黎新聞紙上。說出了一件潑天大事。你可知道麼。那一個道。潑天大事。想就是古池案件。我已向一個朋友借了新聞紙來看過。因此

已知道了。那確是近來一樁奇事。一個道。原來是這樣麼。你已看過新聞麼。雖則也有人對我說過。因我不大識字。所以沒有知道仔細。聽說那犯罪的不是個十分美貌的女子嗎。那一個道。那個女子。大家評品。算是巴黎城裏有一無二的閨女千金。哩。他害死了人。私自逃走。是爲了爭風吃醋起的。啊。啣可怕也。看官聽那看役談論我的罪。直犯到這步田地。麼。前天福雷曼曾說這裏並沒有人知道這件事。我暗地私自安慰。如今又加了一重殺人的罪。拘禁到這裏來。啊。啣我的身子不知怎麼收場。結果哩。那時候最先見面的巡捕。又走了進來。喊道。走。啊。如今送你到按察司衙門去。說著早已帶了我。望外就走。

第十一回 按察署初面見司官 簽押房虛心詰女犯

當下進來的巡捕。一面帶著我走。一面臉上氣色稍微和輒了些。殷勤對我道。因爲司官行文提人。所以不能耽誤。就此前去。但你如果沒罪。儘可在堂上分辯。我雖然聽見這話。但總如做夢一般。也不細細去想。怎樣分辯的方法。只跟著巡捕後面。誰

知這回連馬車也不坐。走了好一回。又到一處高大房屋裏。面想是我一生收場結果的。按察司巡捕領著我上了二層樓。走過一帶很長的迴廊。不知轉了幾個灣。纔進了一間屋子。有一個人坐在裏面。年紀四十多歲。形狀很爲端正。料來必是司官看官。我向來但聽見人說過司官的名。從沒有見過司官的面。我以為司官面貌必是猙獰如羅刹一般。見了。必定要害怕。如今見了這個司官。倒反詫異。他優柔和氣。就想到我和福雷曼同坐在火車裏。受盡困苦。還不如早到這司官這裏來。反倒快樂有趣。雖然不知他脾氣怎樣。但在眼睛裏看來。確是一個極好的紳士體裁。當下我見了司官。不覺起了驚詫。司官見了我的模樣。也是起了驚詫。先叫過巡捕去。附耳低言。不知說些什麼。巡捕點頭會意。隨即出去。司官又喚過一個像是書記生的人。也附著耳說了幾句話。書記生也點頭答應著出去。從此這間屋裏。只剩下我和司官兩人。那時司官對著我好。如在應酬宴會場中。遇見大家閨女一般。恭恭敬敬立起來。一面搓著兩手。一面走到我身旁。我心裏陡然惹起一種疑心。暗想。難道這

人知道我是古池家的花娜。因此恁地對我起敬。麼或是他從前做紳士之時。在什麼地方和我會過面麼。不覺漲紅了臉。張開眼睛。對他細細的看。越看越有些面熟起來。再想先前進來門匾上寫著薩里斯。這個地名。我一些也不知道。不該和他認識。但世上面貌相似的人很多。看他面貌。實在又有些認識。一時迷惑。決不下來。隨又細細對著他看。啊。看官啊。這司官眉目清秀。丰采風華。原來很與穆郎的面貌相像。難道又是我心迷麼。或是穆郎的怨魂。跟我到了這裏。借著別人面貌顯出來。給我看麼。我正立著。又加上些驚怕。司官和聲怡氣說道。爲什麼恁地請坐下罷。一面端過椅子叫我坐。這說話的聲音也。很有些像似穆郎。我心裏益發迷惑。片刻也不能安。司官自己坐下。又道。請姑娘恕罪。我也坐下了。據那巡捕稟報看來。姑娘的尊夫福家英。被火燒傷。已是死了。我知道了。也替姑娘悲傷。下淚想姑娘。一定是傷心極了。怎麼這樣。非常的事情。可是。不及叫喊麼。下官本要到貴客寓來探問情形。因爲巡捕已帶了姑娘來。所以沒有去。但恐巡捕們不能辯別清楚。每每有本是無

罪的人他們猜疑著就帶了來下官特地代他們謝罪姑娘想不至於見怪司官說出這些殷勤的話我很爲過意不去隨又像是知道我的心事似的說道下官起初聽見說也有些疑惑如今下官只算私下動問動問望姑娘透明了細細說一遍那火聽說是從蘭泊燈而起的但蘭泊燈怎的潑在尊夫福家英身上呢料想或是尊夫睡夢中翻身的時候偶然自己將手觸著潑翻的……說到這裏卻看著我的臉是等我回答的意思我回心一想事到如今若是欺瞞司官那罪必定更加深重隨答道呀不是這樣那蘭泊燈是我拋下的……司官接著道哦怎麼是姑娘麼怎麼拋下去的呢我答道我要將蘭泊燈移換地方就伸手握住燈臺想不到燈臺已燒得如火一般熱手掌一鬆兀的掉了下去司官暫時沒話揣想一會又道咦那真是出於意外蘭泊燈裏是加滿煤油的不該直熱到下面燈臺若是下面熱了那上面的煤油必先燒得和滾水一般煤油熱足了纔能將熱氣移到下面凡是燈裏煤油沒有點盡任是通夜點著也不至於將油燒熱如今油並沒有點盡反是燈

臺先熱了。那是下官從來沒有聽見過的。我想司官說的話當真不錯。燈裏的油還是冷的。斷沒有下面燈臺反熱起來的理。但則我拿的時候實在燙得如火一般。要不然我怎麼能無故放手呢。啊。看官。難道我覺得燙熱也是我心迷麼。當下答道。啊。不知怎樣。想是我心裏迷惑著。覺得很熱的。司官聽了不信。說道。那是怎麼說。姑娘。定是記錯了。我又道。果然長官說的話不錯。蘭泊燈沒有燒熱的理。但我那時確是被燙著。我但知道手燙。就此拋下去了。司官還有些不信。又道。並不是下官猜疑。姑娘。這話任是將下官的官參了。下官還是不能取信。姑娘。就是睡夢裏遺忘。恐也不能信。以爲真。總之不論怎樣。燈臺斷不該燒熱。若是照姑娘所說。那是萬不得已。只能當作捏造的話了。我道。長官雖然恁地說。但燈臺確是燒得火燙的。要不然。除非是我的心迷住。那可不知道了。司官道。姑且照姑娘所說。但則姑娘怎的無緣無故將心迷住呢。我陡被這句話一問。不覺就有些抖擻起來。暗想。若是我執定心迷。司官定要追問爲什麼。心迷的緣故。那樣穆郎的事和我的真名。全然要

顯露出來。當時我已聽天由命。又答道。並沒有別的心迷。但我確是覺得燙手。這纔拋下的。司官端言正色道。照此說來。姑娘已帶著殺人的罪名了。我叫了幾聲啊。司官又道。著啊。難怪。姑娘要驚。姑娘說。那不該熱的熱了起來。又剛巧潑到旁邊。尊夫身上。這話就是別個司官。也要當作。姑娘是有意謀害的下官。怎能不說這話呢。我聽司官說著。猶如說一句減縮我一年壽命一般。他說了這些話。不知減短我多少壽命。我又道。任憑長官怎樣判斷。也是沒法的事。但我斷不至於捏造誑話。故意潑翻的。司官又凝思一會。問道。姑娘爲什麼要拿枕邊的燈。還是從牀上下來去拿呢。還是從睡夢中伸手出去呢。我答道。是從睡夢中伸手出去的。司官道。據巡捕稟報。火起的時候。已在後半夜三點多鐘。那時從睡夢裏伸手拿燈。是很奇怪的事。爲什麼要拿燈呢。看官啊。我原是見了穆郎的影子。害怕。這纔要將燈移開。這話怎能夠對司官說呢。那時我只是低首無言。一句也不回答。司官道。姑娘恁地說。下官在姑娘身上種的疑團。越發深了。若是別個司官。必定要追問爲什麼事拿燈啊。司

官嘴裏雖說是別個司官。但可見他心裏已是這樣疑我。我隨道。那末長官可是說我拿燈爲要燒死那男子麼。長官的居心實在有些可怕。司官道。這是怎麼說。下官既然懷疑。就不能不向姑娘細細動問。可知下官對著姑娘和對著別的罪人一樣辦理。毫沒有兩般看待的心腸。姑娘所說的話本該一一由書記官寫下口供。但下官一見姑娘的模樣。就以爲姑娘不是做那樣惡事的人。因此特地叫巡捕回去。又叫書記退出屏退了。旁人不照平常公事辦法。私下詰問姑娘這裏雖則是公堂。實在是在是簽押房。已和下官的住房一樣。不論什麼事都可以直言。不要隱瞞。纔好姑娘對下官說明事情。只有下官一人知道。從此將姑娘釋放回去。外間誰也不知道。姑娘曾到按察司裏來。就是上司追問下官。只說因爲那女子實是無罪。所以釋放了。還怕什麼。若是姑娘隱瞞著不說。那時下官就沒話回答。上司不但姑娘身上不便。就是下官也要受姑娘的累哩。司官說到這裏。臉上越發殷勤。又道。著啊。爲什麼伸手去拿蘭泊燈。這裏再沒有第二個人聽見。快些請說罷。哪姑娘若是說出下官也

安了心了。哪究竟是怎樣的呢？這說話口氣十分柔和，真是世上人所說的花言巧語。我想我仔細情形，雖不能對司官說明，但那壁上看見人影的事，料想說來也沒什麼阻礙。當下就答道：「是實因從屋裏牆壁上，直到天花板，恍惚看見映著一個很長的人影子。那時牀上男子已是睡熟，只有我一個人，陡然害怕起來，心想將那蘭泊燈移換地方，或者那影子能夠消滅。」司官不等我說完，忽地縐著眉道：「那也是稀罕的事，無緣無故，怎的有人影子映出來……況且那屋子裏以外並沒有別人。」我道：「話雖是恁地說，但確有可怕的影子映著。我又疑心或是那燈罩子的影子，也是難說。」司官道：「不必說那燈臺了。那屋裏一切什物，業已驗看過。燈上雖有罩子，總不該現出人的影子。況且那燈臺比罩子高得多，即使有影，必定照在地上。」姑娘說：「從壁上直伸到天花板……我道我想仍然是我的心迷……司官道：『怎麼又迷我』」接著道：「任是長官疑心，那影子確是有的。別的我也沒有說的了。」司官道：「這話在按察司裏也是不能相信。」照姑娘說來，必是姑娘心裏有什麼掛心著急的事，以致現

出。那。種。景。象。或。是。被。什。麼。怪。物。魔。住。若。說。心。裏。沒。有。事。憑。空。害。起。怕。來。那。是。斷。無。此。理。下。官。惟。恐。姑。娘。或。是。心。迷。意。欲。先。喚。一。個。醫。生。診。視。姑。娘。脈。象。一。面。差。出。包。探。查。訪。姑。娘。從。前。有。什。麼。受。過。驚。嚇。的。事。沒。有。姑。娘。究。竟。可。受。過。極。大。驚。嚇。心。經。慌。亂。的。事。麼。司。官。的。話。一。句。一。句。猶。如。拿。針。刺。著。我。的。心。我。的。心。迷。本。是。有。來。由。的。若。是。對。司。官。說。明。來。由。司。官。自。然。信。我。的。話。當。那。人。影。是。真。但。則。看。官。啊。我。怎。能。够。將。這。來。由。對。司。官。說。呢。

第十二回 坐監獄甘心誣死罪

疑護照打電問行蹤

司官見我不答。又道。據姑。娘。說。看。見。人。影。是。因。爲。心。迷。下。官。可。要。差。包。探。出。去。查。訪。了。姑。娘。可。當。真。是。心。迷。麼。啊。喲。看。官。請。揣。量。揣。量。我。聽。了。這。一。句。話。怎。樣。的。迷。惑。可。知。我。既。是。心。迷。包。探。必。定。要。查。訪。心。迷。的。緣。故。一。經。查。訪。不。知。要。鬧。成。怎。樣。情。形。那。時。我。幾。乎。急。得。嘔。出。血。來。答。道。我。並。不。爲。別。的。事。心。迷。呀。司。官。道。姑。娘。所。說。心。迷。看。見。人。影。的。話。這。司。裏。斷。不。能。爲。憑。但。究。竟。爲。什。麼。要。去。拿。蘭。泊。燈。必。須。有。個。緣。故。我。

道是那緣故……司官道那緣故是……我道是……那時我雖也答出一個是字以下卻接不下去了只默然低著頭一言不發司官也是不言不語儘著等我回話好半天見我依然沒有聲息又道姑娘若不將緣故說明那真箇是招著猜疑到姑娘自己身上本衙門有一條向例凡是犯人沒話回答的事就當作已經認罪一般姑娘若不說任是清白無罪也要當作有罪辦理如今姑娘只是無言想必起了什麼不良之心這纔故意伸手過去拿燈的要不然必是姑娘心經狂亂了但則心經狂亂以前必然也做過可怕的惡事說去姑娘總逃不出一個惡字哩司官的話步步緊逼過來我想也是沒法難道司官知道我從前的行跡因此威嚇我麼怎的他說我從前曾經做過惡事猶如鏡子照著一般一些也不錯呢想到這裏覺得我的頭益發低了下去司官又道姑娘看來如今還是查訪你心迷的緣由呢還是當作姑娘起了不良之心故意拿燈的呢我停了一會纔低聲答道任是查訪終沒有心迷的緣由哩說罷慢慢擡起頭來見那司官的臉上雖然現出十分憐我的

模樣。但不知究竟知道我的行跡不知。總不能放心。忽然又想到我初見司官面貌。很像穆郎。難道又是我的心迷麼。怎麼這會兒看著全然不像了呢。正在癡想。只聽司官又道。若是查訪了沒有心迷的緣由。那是斷沒有看見人影的事哩。我沒奈何。只得答道。是司官道。既這樣。卻爲什麼要拿燈呢。司官翻來覆去總問到這句話。我總是不能回答。我想若是對著這老練的司官說了假話。他若層層駁問下去。必定要敗露真情。這樣我執定說是看見人影。不是益發危險麼。啊。噲。不論怎樣。我這性命總難逃。我竟說是有心謀害福雷曼。拿著不熱的燈故意潑翻的麼。雖則這樣。一說我明明犯了殺人的罪。要受絞首重刑。但比那包探查出身家。知道我是古池家。花娜受那莫大羞恥。倒還安心些。我恁地一想。早已決定到死路上去。那時司官又道。既不回答。就和已經招認一樣。姑娘原是起了不良故意拿燈的。這樣辦理。姑娘可見許麼。我就發出十分決裂的聲音。答道。是誰知司官聽見這話。倒反驚詫起來。說道。怎麼說。可是姑娘當真起了不良故意拿燈的麼。我又答道。是這一回。雖則

恁地回答心裏早已割得肝腸寸斷。想我生在清白高貴的家門，又是清白高貴的身體，無緣無故流落在外國，受了殺人的嫌疑，連言語也不容我分辯，沒奈何，憑空屈服大罪，無處伸冤，不由的眼淚抽得如萬縷柔絲，嗓子裏咽住了，做聲不出。上下牙關只忒忒的戰鬪，忍了好一會，勉強說出長官大人……冤枉六個字。我嘴裏雖則說出這六個字，我又覺得這六個字已是不能成聲，也不知司官聽清楚了沒有。當下司官也發出枯澀的聲音，像是可憐我似的，說道：「這樣想是姑娘已經招認燒死福家英麼？」我又答道：「是招認了。」司官當我心裏亂了，遲延著要等我鎮定好一會，又軟軟的道：「呀，下官詰問的話，恐怕不免將沒罪的人勉強陷在罪裏，因此姑娘先前的話並沒有錄出口供，不論什麼時候可以註銷和未曾說過一樣。今天姑娘疲乏了，請歇息著，重複細細想想，到得明天，然後明明白白回答下官罷。」我想司官說這話，明明是到了明天，就將今天的話註銷，我心裏悲傷極了，變爲感激，那眼淚又吊了無數，一面流著淚，一面立起身來。司官領我出去，只見門外早有先前的

巡捕等候。帶我過了迴廊。下樓。我以為必是依舊回到捕房。誰知這回不是捕房。乃是一間外門。寫著第十號的監牢。啊。啲。監牢……我竟進了監牢了。雖則我打定送死。但見了監牢。也不由我不抖顫起來。巡捕毫不在意。將我送到裏面。把門牢牢反鎖。頭也不回的去。了。我再看牢裏。別的一無所有。只有一張椅子。一座榻牀。也沒鏡子。也沒桌子。窗戶上有一方大格子。繫著一條鐵鏈。鏈頭拴著一個舊碗。格子外面有水鉢。安著想必是口渴了。可以拿碗搯水喝的。這個碗向來上過什麼人的嘴。雖不知道。但這等污穢的碗。怎的上我的嘴唇呢。想了一會。隨卽丟開。轉念司官叫我細細想想。明天回答。難道明天又要問我口供麼。他又說今天說的話。不論怎麼時候。可以註銷。難道明天詰問更加嚴厲利害麼。那雖是難以預料。我須不能不訂定回答的話。當下就走到榻牀旁邊。將身子半靠著。定神凝想。若說不害死福雷曼。必定要查訪心迷的緣由。那古池的事。必定敗露。若要瞞著古池的事。又不能不說。燒死福雷曼。我身子流落在外。受這可怕的罪。拋頭露面。被公堂上審問。若是我父親。

知道該是怎樣氣憤。況且世人稱我花娜是應酬場中的女王。起先害死穆郎。害死憶茶。纔和福雷曼一同逃走。如今又害死福雷曼。我活在世上。還有什麼益處。就是死了。這羞恥也洗滌不清。但死了以後的羞恥。總比活著少些。明天我竟然說是燒死福雷曼。情願受那死刑的判斷。況我已變爲福家英的妻子。花娘不是古池家的。花娜了。世上人知道不過說花娘受了官刑。罵花娘喪心害理罷了。啊。天啊。我花娜果真也死了。反倒掩過我花娜的羞恥。我這一夜工夫。直到天明。總是恁地打定主意。看官若是原諒我。必知道我這個主意。實是出於無奈的。從此以後。直到天明。我覺得我的身子。並不在監牢裏。猶如早到了墳墓裏一般。我想我是死了。世上千萬女子。和那意中心愛的人成了夫婦。做那同命鴛鴦的。不知有多少。惟有我花娜。是受枉埋冤。遇見這可慘的事。白白死了。不覺又弔下眼淚來。眼淚滴到手掌上。猶如熱血一般。這纔吃了一驚。豁然一醒。原來我依舊活在監牢裏。並沒有埋在墳墓裏。哭了一會。那太陽已由東方天上出了起來。映得監牢牆壁上。一塊通紅的。昨

天到司官那裏去的時候。已是將近了。我就呆呆等著。直等到十點鐘。纔見一個管役。和那巡捕開鎖進來。帶了我又到按察司。司官雖則原是昨天那一個。但那情形已與昨天不同。司官旁邊有一個書記。坐著管役和巡捕。卻站在我左右兩邊。我想這已全然是辦理罪犯的模樣。又昨天司官的面貌。很爲殷勤。今天卻換了一副莊嚴的氣象。只有說話之間。仍是很爲柔和。先問我道。昨天到犯事地方踏勘的巡捕稟報說。福家英臨死時候。很怨恨姑娘。嘴裏喊著姑娘。將煤油澆在他身上。然後點火燒死。這個是有的麼。我答道。是司官道。但答應一個。是下官很難明白。姑娘確是覺著的麼。看官啊。可知今天司官的話。全然和昨天大不相同。我又答道。是昨天。我已經說過了。司官道。呀。昨天並沒有聽見姑娘說什麼呀。我搖頭道。不。昨天說的話。毋須得註銷了。司官道。昨天說是壁上看見人影。害怕起來。要將燈移換地方。不料燈臺燒得火燙。就放手丟了。我道。那是要想脫罪。全是假的。實在打算害死福家英。特地拿過燈來。擲下的。司官似乎有些不信。我的話停了一會。很爲詫異的模樣。只

望著我的臉看。又道：「倒底不是這樣好好的。想著回答纔好。性急的話總有些靠不住。」我道：「並不是性急的話。確是起意燒死他一些也不錯。」司官仍然看著我道：「那是情願招認麼？」我答道：「是以外更沒有別的話說。」司官道：「如今還要改問別的那護照上寫著姑娘是福家英的妻子。請問姑娘和他在那裏那個教堂行婚禮的呢？」我一時回答不出。司官又道：「何年何月何日什麼地方結婚的呢？」我道：「是那……司官接道是那……」

第十三回 寫遺書冤狀出人間 罹熱病亡魂來榻畔

我當下又改口道：「那個不能對長官說。」司官道：「既是這樣，且把這事擱起。姑娘的母家是什麼地方呢？」我道：「護照上寫得很明白，不論什麼事照那上面寫的一些也不錯。」司官道：「呀！護照上只寫著福家英的本籍，並沒寫著姑娘的母家。姑娘是出嫁到福家英家裏的，豈有沒有母家的理？」父親是誰，母親是誰，姑娘在什麼地方生養的，務必細細回答下官。這話我實在無可回答，依舊低著頭默然不做聲。司官臉色沈

了下來。道：「那個若是不說出來，下官就當作姑娘。一向身家不明，來路不清，身家不清白的人心裏到處害怕，也是理所當然。這樣看來，姑娘今天所說壁上看見人影，冷的蘭泊燈，覺得很熱，倒是真情實事哩。」啊，司官的眼睛幾多利害。我那時恨不得有一個地洞鑽了下去。我的頭要想擡起來，覺得如石塊一般重。司官又道：「照這樣辦理，從此須得加緊搜查姑娘的身家來路。這個護照，昨天也查訪過，乃是無賴商人所做的事，造出福家英的姓名，登了戶籍，就拿這個假名開到護照上賣給潛逃的人。這是很明白的。可見姑娘既不叫花娘，就是那福家英也是假的。姑娘卻將這事瞞住，情願說是害死福家英，又可見姑娘身上藏著非常重大的秘密事情。沒有供認出來，這以前的話，下官也不能作為確實口供。就書記登載哩。我當時還想強辯，無奈舌尖兒已是堅硬，欲言不出。」司官又道：「第一件且待打電報到巴黎警視廳衙門，由警視廳官飭各處捕房查問稟覆。回電到了這裏，然後再傳姑娘勘審。如今請先下去罷。」那兩個巡捕小役聽見司官說，就帶我回到監牢。啊，看官啊，我

打定我花娜延頸待死。這個主意也是歸了水泡。不能如願。既然打電到巴黎警視廳。查問我的身家。一定要顯露出來。我這羞恥。再也不能躲避。我與其被官審明之後。受刑而死。不如趁著巴黎回電。沒有來不等公堂審明自己。先尋短見而死。總差強些。這牢裏。雖沒有刀剪物件。我只得將衣裳扯裂下來。作爲繩索。縊住咽喉。還怕不死麼。想定主意。就預備著等死。看官啊。我雖然恁地打算。但又想我平白地死了。別人不知道緣由。總當我心裏藏著什麼秘密隱事。我嘗聽人說。不受應該受的罪。自尋短見。死了和那避匿公堂。不受審問一樣。都要罪上加罪。死了以後。這冤枉永遠不能伸雪。這罪名永遠不能消除。我不如將我前前後後的事。細細寫一篇供狀。死了之後。必定被看役拿去看役拿去之後。自然慢慢傳到外間。叫世上人知道我古池家花娜犯罪的原因。是爲了隱瞞不說之故。因爲要想隱瞞。就招惹許多不能不隱瞞的事。來以致受了一起。兩起。三起。害死人命的嫌疑。要分辯也不容分辯。後來到底坐在薩里斯監牢裏。頭冤枉送命。只要世上但有一個人能夠知道我的心。

憐憫我。我的心願已足。活在世上。被人疑心。不如死了。受人憐憫。想得端正。我就喚過看役。向他求借紙筆。靠著外面一張白木桌子上。從日間十一點鐘。寫到晚間十點鐘。這纔寫畢。就是本書從第一回起。直到第十二回。這一篇長文字。看官啊。看了這個文字。總該知道我花娜一身犯的罪。是怎的模樣。我既不害死穆郎。也不害死憶茶。又不害死福雷曼。但聽說巡捕已得了確實害死的憑據。那憑據是怎樣的。又是從那裏來的。終是猜擬不出來。我也管不了那些。我卻要在今天晚上。到那死路上去。看官們。若是將來見了巡捕手裏害死的憑據。請將我這一篇供狀。比較比較。究竟還有相信。憑據還是相信。我這已死花娜寫的供狀。總該水落石出。見個分明。若是以巡捕拿的憑據爲真。只請把我忘了。就是若是道我這個供狀可信。要請哀憐哀憐。我替我花娜伸雪沉寃。我當時心裏淒慘。眼淚如潮水般流滾下來。這供狀上。也不知是字。不知是淚。不知是血。全然不能分明。我正在寫得疲倦。覺得腦子昏暈。熱病又發了起來。那情形已如做夢一樣。別的毫不掛念。只有心愛的穆郎依舊。

不能去心。我想我並沒有害死他的心。但他實在在我手裏死的。我既不能救他。又不能撈獲他的屍身。好好替他埋葬。又不能祈禱他下世。我再和他結爲恩愛夫婦。他的屍身從池裏撈起之後。如今也不知安在什麼地方。或是我父親推念前情。替他行那葬禮呢。或是巡捕驗看之後。草草將他和鷄犬貓鼠一般埋葬。呢。惟有這一件。事我任是死了。也是不能瞑目。不能安心。誰知我正在一面寫一面痛哭。穆郎的容貌已到了我眼前。我連叫幾聲。哎。唷。只見穆郎在牢窗外面對著我。窺望天啊。神啊。請恕我的罪罷。我立刻就要趕上穆郎。同到極樂世界。就是在那泥犁地獄。我也要找見穆郎的。我將這供狀寫畢。熱病越發。得利害起來。我雖然立刻想死。但以後全然如在夢中。自己也不知道。只覺我已和穆郎相見。兩個人談論前事。說個不休。但這一回見的穆郎。也不是遍身泥水。乃是與活在世上的面貌一般。我想從前穆郎因爲我要隱瞞。以致鬧出這等大事。他因此現出泥水模樣來。怨恨我。如今我既將供狀寫出。已如招認懺悔一般。所以他原諒著我。寬恕我的罪。現出生前面貌麼。

那。時。別。的。一。些。兒。不。知。惟。有。看。見。穆。郎。的。情。形。至。今。還。歷。歷。記。得。沒。有。忘。卻。我。記。得。見。了。穆。郎。我。就。叫。了。好。幾。聲。啊。啲。郎。君。呀。想。死。我。也。我。儘。著。叫。喚。穆。郎。似。乎。一。些。兒。不。懂。似。的。我。又。想。伸。兩。手。去。拉。穆。郎。誰。知。手。臂。沒。了。力。伸。不。過。去。不。能。到。他。身。上。自。己。落。了。下。來。我。又。說。道。郎。君。你。爲。什。麼。不。將。嘴。移。近。我。的。唇。邊。來。啊。難。道。你。忘。了。我。嘴。唇。上。的。味。兒。麼。你。曾。經。立。下。誓。說。不。忘。記。我。難。道。是。假。的。麼。你。雖。是。假。的。須。知。我。對。著。你。毫。沒。有。假。的。心。哩。你。雖。是。忘。了。我。我。到。今。還。沒。有。忘。記。你。嘴。唇。上。的。味。兒。哩。你。爲。什。麼。不。近。我。的。嘴。唇。啊。我。只。管。絮。絮。聒。聒。對。穆。郎。說。他。卻。只。看。著。我。對。我。笑。總。不。近。我。的。身。這。是。我。後。來。牢。記。不。忘。的。情。形。當。時。這。個。樣。子。在。監。牢。裏。過。了。幾。天。我。也。不。知。道。有。一。天。纔。覺。得。清。醒。了。復。了。原。張。眼。一。看。先。時。的。穆。郎。已。是。不。在。我。身。旁。卻。見。一。個。徧。身。穿。著。雪。白。長。衣。的。看。病。婦。人。這。看。病。婦。是。專。服。侍。病。人。的。我。當。時。很。爲。怪。異。還。是。四。面。張。望。回。想。夢。中。情。形。又。記。得。我。在。牢。裏。寫。了。供。狀。仔。細。一。看。這。地。方。已。不。是。監。牢。這。纔。叫。聲。啊。呀。看。病。婦。也。很。詫。異。對。我。看。著。說。道。姑。娘。可。是。害。怕。麼。

我當時就問他這是什麼地方。爲什麼到這裏來。看病婦答道。這是監牢裏的病房。姑娘從一禮拜之前。在牢裏發了心經熱病。就擡到這裏來的。停一會又道。姑娘到了這裏。竟是終日如夢魔一般。什麼事也不知道。嘴裏只叫喊著。直到昨天早晨。纔安定了好好的睡。醫生囑咐說。這一回睡醒了。總該復了正氣。到了那時。再行服藥。因此早已將藥預備好了。一面說著。一面過去拿藥過來道。哪。請喝下這一盃罷。我接過來。就一飲而盡。覺得這藥味曾經喝過的。看病婦又問道。姑娘覺得怎麼樣。醫生說過。喝了這個。心裏立刻明白清爽的。我道。呀。這會兒。覺得一陣一陣清爽起來哩。看病婦道。當真麼。原來醫生的話果然。一些不錯。這真是這病院醫長弟子郁希開先生的本領哩。醫長自己沒有工夫。特地差了這位郁先生來的。如今姑娘不是病人。已變爲好人了。我道。承你的情。幫助著我。這個恩我終不忘的。看病婦道。什麼話。姑娘恁地客氣。不必感謝我。只感謝郁先生就得了。郁先生爲姑娘的病。不知勞了多少心力哩。他每一點鐘來一次。總不間斷。如今已是午後兩點鐘。想必就要來

了。我道。我實在不知道。郁先生恁地苦勞。真是使我感激不了。我說著這話。卻又忽然想起一件事。就是我寫的那個供狀。我若是寫好之後。就丟在一邊。現在必定已到了司官手裏。就是司官沒有看見。那巴黎警視廳。想早已有回了信。司官必已知道我的細情。這樣他越發知道古池家花娜的姓名。不能不受審問。我原來要想自盡得了病。迄今還是活著。看似有幸。實在是。大不幸。這樣一。想心裏又痛恨起來。身體疲倦已極。躺倒就睡。這一回病已好了。睡熟了。和平常一般。並不似先前。夢魔模樣。誰知過了兩三點鐘。忽然又見了穆郎。又附著我的耳朵。不知說些什麼話。那口齒確是穆郎的聲氣。我陡然驚醒。四面看望。一回啊。看官啊。穆郎的面貌。歷歷在我眼睛裏。夢啊。真啊。我當時大叫一聲。穆郎立起身來。慢慢步出廊下。不知到什麼地方去了。這裏只剩下一個看病婦。難道穆郎是世人所說的幽靈麼。我實在判斷不下。他出去的時候。我還看見他的後影。一些也不錯。這是什麼道理。難道我依然有病麼。

第十四回 疑有疑無尋尋覓覓 是真是夢死死生生

我看見穆郎面貌究竟是什麼道理呢。若是我心經恍惚不該看得恁地分明。或是他的幽靈出現麼。這青天白日那有什麼幽靈的事。或是別人不是穆郎麼。我明明見他從這門口出去。我的魂魄也幾乎跟了他去。這真真奇怪了。正在呆怔。只聽看病婦說道。怎麼姑娘看見了什麼。我隨問道。咦。剛剛在這裏的是什麼人。那婦人故意詫異道。怎麼說誰也不到這裏來呀。我道。啊。明明從這裏走出廊下一個年輕的紳士婦人笑了起來。道。姑娘又夢見什麼了。誰也沒有出去。在這裏的單。只我和姑娘兩個。我道。我不是因為他出去。分明眼睛看著送他的嗎。婦人道。呀。那是姑娘鬧錯了。當真一個人也沒有。我看婦人的面貌確像是真。難道又是我心迷麼。又是熱病復發麼。不覺反害怕起來。身子只是抖顫。我又道。當真誰也不在這裏麼。婦人道。我斷不說假話的。這樣看來。想確是穆郎的魂魄。不得安甯。處處跟著我。飄流不定。我當下祈禱一番。不知是幾多早晚。隨又睡熟了。及至再醒。已是夜間。更不知什麼。

時候。惟有天花板上掛著一椀殘燈。照著病人。夢中的路。還是半明不滅的。看病婦也不知去向。四邊萬籟寂然。一些聲息也沒有。我又想到穆郎斷沒有幽靈出現的。理莫是這病院裏有像似穆郎的人。經過廊下。我看錯了。當是穆郎麼。要不然不該似夢非夢。似真非真。明明白白的到我眼裏來。這回我是一些兒也不致錯誤。這樣一想。忽然起了要找尋他的心。因為想到有像似穆郎的人。就一刻也不能安心想。這病院是監牢所屬的地方。必不廣大。總該找尋得見我。雖則身體疲倦。這樣四面閒踱。走一回也還使得。想定主意。大著膽子。下了榻牀。覺得脚骨癱軟。非常將手扶在壁上。慢慢的走出廊下。四面一望。當真半個人影兒也沒有。心裏倒很歡喜。但下了迴廊。已是草園。就不能再扶著牆壁。只得信步凌空再走。脚下不大站得穩。兩手撐開。猶如鳥兒飛在空中。張開兩翅一般。那時雖則萬籟無聲。因為我的脚步極輕。極了。倒也不聽見靴子聲響。漸漸到了一處房屋角上。只見那邊有一扇門。園裏滿地寒霜。下得潔白的。又有月影照著這個景象。正如從前我和穆郎相會那夜一般。這

麼。一。想。身。上。立。刻。瑟。瑟。的。抖。顫。暫。且。伫。立。一。回。其。時。正。是。殘。秋。時。候。颯。颯。的。寒。風。侵。到。身。上。打。了。兩。個。寒。噤。心。裏。有。些。驚。怕。打。算。轉。身。回。房。不。料。腰。腳。的。力。已。是。用。盡。撲。的。一。聲。跌。倒。在。地。要。想。掙。扎。起。來。身。體。如。鐵。石。一。般。好。一。會。使。盡。平。生。之。力。纔。立。了。起。來。剛。剛。走。得。兩。步。又。被。草。根。一。躓。向。前。仆。在。草。叢。裏。這。一。回。一。動。也。不。能。動。幾。乎。斷。了。氣。儘。著。伏。睡。心。魂。悠。悠。忽。忽。遠。遠。蕩。了。開。去。猶。如。做。夢。又。如。半。死。半。活。我。的。耳。朶。緊。貼。在。地。上。只。覺。得。滿。地。蟲。聲。唧。唧。幾。乎。將。我。的。愁。恨。怨。苦。種。種。催。了。起。來。但。我。的。心。神。已。是。不。靈。倒。也。不。覺。得。怎。樣。傷。心。感。嘆。看。官。啊。我。到。底。是。死。是。活。我。也。毫。不。知。道。只。恍。惚。我。的。身。邊。天。地。空。闊。大。海。無。邊。也。不。知。是。寒。也。不。知。是。暑。也。不。知。有。月。也。不。知。有。星。忽。地。有。那。最。低。最。幽。的。聲。音。刺。入。我。的。耳。朶。裏。說。道。愛。卿。啊。……花。娜。愛。卿。我。聽。得。有。人。叫。我。要。想。答。應。再。也。答。應。不。出。要。想。開。眼。再。也。不。能。開。隨。又。聽。得。連。叫。幾。聲。花。娜。我。這。纔。慢。慢。地。掙。開。兩。眼。擡。頭。一。看。眼。面。前。站。的。就。是。穆。郎。我。雖。然。又。驚。又。怕。但。那。一。般。歡。喜。的。心。腸。也。直。從。臟。腑。丹。田。裏。發。了。出。來。想。我。已。做。了。冥。府。

的人。難道。這就是。世人。捏造。胡言的。冥府。麼。我。不知。什麼。時候。來到。這裏。追趕。穆郎。的。我。當時。並不。說話。只。和他。臉。碰。著。臉。自然。而。然。的。眼。淚。流。了。下。來。哭。了。好。一。會。我。纔。問。道。哦。戎。郎。君。啊。如。今。……是。天。國。嗎。……但。我。這。眼。淚。是。真。的。……這。一。世。啊。那。一。世。啊。我。這。說。話。的。聲。音。自。己。知。道。猶。如。蟲。聲。一。般。細。微。得。了。不。得。只。聽。穆。郎。發。出。悲。慘。之。聲。說。道。愛。卿。這。裏。並。不。是。天。國。我。兩。人。都。活。在。世。上。哩。我。道。兩。人。都。活。著。……郎。君。難。道。在。泥。底。下。沒。有。死。麼。穆。郎。道。啊。啲。我。沒。有。死。賴。天。神。救。助。救。出。了。我。到。這。裏。來。的。啊。啲。看。官。啊。這。是。夢。啊。是。真。啊。這。個。人。是。誰。啊。落。在。池。裏。的。人。豈。有。還。活。在。世。上。的。理。除。非。我。也。是。死。了。纔。能。遇。見。他。我。又。問。道。這。樣。說。來。郎。君。落。到。池。裏。之。後。……穆。郎。接。著。道。落。下。之。後。遇。救。到。這。裏。來。我。那。夜。從。池。子。裏。攀。扶。上。來。的。我。道。恁。地。這。裏。當。真。是。這。一。世。麼。穆。郎。道。是。啊。是。監。牢。所。屬。的。病。院。這。監。牢。兩。字。病。院。兩。字。忽。地。把。我。的。心。神。提。醒。這。纔。記。得。我。在。病。院。爲。要。找。尋。穆。郎。走。出。廊。下。到。園。裏。來。跌。仆。在。草。地。上。就。睡。熟。了。當。時。穆。郎。過。來。將。我。扶。抱。起。來。這。個。穆。郎。不。是。幽。靈。確。

是。月。亮。照。得。通。明。那。蟲。聲。還。是。以。前。唧。唧。的。叫。園。裏。四。邊。秋。草。一。白。如。霜。這。草。這。月。與。那。一。晚。和。穆。郎。相。會。池。邊。的。草。池。上。的。月。很。爲。相。像。猶。如。昨。天。的。事。情。如。今。卻。已。犯。了。兩。起。三。起。殺。人。的。罪。身。在。監。牢。的。病。院。裏。穆。郎。若。當。真。活。著。我。害。他。的。事。就。有。再。見。天。日。的。日。子。但。害。死。憶。茶。的。罪。害。死。福。雷。曼。的。罪。怎。樣。能。夠。伸。雪。呢。我。那。時。身。子。被。穆。郎。抱。在。手。裏。卻。一。樣。一。樣。的。事。情。逼。上。心。來。正。在。要。想。走。動。只。聽。見。我。來。的。那。邊。脚。步。聲。音。飛。也。似。跑。了。過。來。我。要。回。頭。去。看。也。沒。了。力。卻。聽。得。來。人。叫。道。喔。唷。喔。唷。原。來。在。這。裏。麼。我。已。在。隔。鄰。病。房。處。處。找。過。卻。只。不。見。如。今。放。了。心。了。這。聲。音。乃。是。看。病。婦。人。想。因。爲。看。我。不。見。特。地。來。追。尋。的。他。又。道。郁。先。生。你。怎。麼。也。在。這。裏。呢。咦。這。話。不。知。是。對。誰。說。聽。說。郁。希。開。很。爲。我。勞。苦。他。是。病。院。醫。長。的。弟。子。難。道。他。在。我。旁。邊。麼。那。時。穆。郎。搖。著。頭。道。我。因。爲。月。色。很。好。走。出。來。散。步。出。得。園。裏。只。見。有。個。女。子。跌。倒。在。地。我。扶。他。起。來。一。看。乃。是。這。個。病。人。他。一。個。人。走。了。出。來。不。是。你。粗。心。麼。咦。郁。先。生。難。道。就。是。穆。郎。麼。若。是。果。真。怪。道。我。患。病。之。時。好。似。常。常。看。見。他。的。

面貌要伸手過去拉他。原來全然是穆郎。他因恐我要驚嚇，所以待我病好了，就不再來與我相見。又囑付看病婦人，瞞著我不要洩漏。因此我看見年輕紳士走出廊下看病，婦人執定說是沒有這樣看來。我並不是心迷，又不是做夢。但穆郎卻爲什麼在這裏呢？且待後來再問他，自然知道。從前新聞紙上說是憶茶的屍身已經撈起，但穆郎的屍身因爲那時水沒有淘乾，還不曾露見。以後的新聞紙我就沒有看見。想必也是從泥底下撈起來的。但他怎麼能夠復活逃走出來呢？這更是奇怪了。當時我種種猜想也猜想不及，只聽看病婦又道：我當是郁先生帶了這姑娘出來的呢。穆郎道：怎麼說我帶了病人到園裏來麼？原是他自己以爲病好了，信步出來閑散的。這個且不管他，咱們扶著他回去罷。說著兩個人早已左右兩邊來扶住我。我一面走，一面說道：可憐我，要想到病房使盡氣力掙扎，總立不起來。不一刻已到病房，將我扶坐榻上。我只是不言不動，聽他兩人擺佈。一會穆郎和婦人說了幾句話，婦人就去拿了藥來，將孟子遞給我。我一動也不能動。穆郎在旁托著灌到

我嘴裏我換了好幾口氣纔咽完了。啊，難道這藥是安眠藥麼？我喝了下去之後，要想開眼再看穆郎，卻只能見好似剛纔在草地上一般，覺得昏昏沈沈就睡熟了。從此以後，我身旁不知有什麼事，穆郎也不知道到那裏去。一概茫然，但夢中又看見穆郎面貌，及至醒來，窗戶上的朝日已映得暄紅，那窗外的樹枝映過窗上玻璃，直射到牀上，聽得廊下很爲煩雜，諒是醫生和看病婦人在那裏忙亂。我想穆郎又來了，麼卻不見他的影子，就對著看病婦人叫道：「那個穆……呀，郁先生怎麼樣了？」婦人道：「昨天晚上他直守著姑娘睡熟了，纔出去的。早晨他很忙，須得午後纔有空兒。」他說道：「須待各處看完了病，方到這裏來。」因爲姑娘病已全愈，如今只須培養精神，強壯身體罷咧。我道：「他可說早晨不來麼？」婦人道：「這卻沒有說。啊，原來穆郎也是靠不住，但忙著看別處的病，卻說沒工夫到我這裏來，他究竟爲什麼事呢？爲什麼不來呢？難道我冤枉犯了殺人的罪，他就瞧不起我，把從前愛戀之情都拋棄了麼？爲什麼只和我見了一面，並沒有說什麼話，卻已若無其事，得了空兒也不來。」

見我。我只焦心等待。好似鍋裏熬油。可恨。今天這時光。格外過得慢。挨一刻似一夏。過一天似千秋。這心肝志忑。怎能夠颺得下去。無奈他既說午後到來。只得耐著性子。儘等誰知過了一點鐘。兩點鐘。又過三點鐘。又過四點鐘。越越的青鸞信杳。黃犬音乖。好容易直挨到夜靜黃昏。將近夜半。十點鐘。依舊沒有來的聲息。唉。天啊。穆郎。到底是怎麼樣了。

第十五回 去跡難參意中人遠

柔腸欲斷愁裏書來

看官啊。穆郎爲什麼不來呢。我等到那晚。十點鐘。十二點鐘。數盡更籌。直到第二天。明也不見他影子。我的病已是漸漸復原。任是醫生不按時來診視。也沒有什麼關礙。但不見穆郎面貌。覺得比喝那最苦的藥。還要苦些。到了十點鐘。我實在等待不得。囑托看病婦去找。請他好一會。婦人慌慌張張的回來。說道。郁先生。昨天就出去了。不在這裏。也不知到那裏去。至今還沒回來。院長先生。非常著急哩。我不聽這話。猶可一聽入耳。陡從牀榻上飛跳下來。驚慌的了不得。叫道。噢。噢。那人不在麼。他

爲了什麼事呢。婦人道：那是誰也不知道。從昨天早晨就不見他的蹤跡。院裏的人都有些放心不下。院長先生到他住房裏查點，卻留下一封信與院長先生。大約說是一向承師父格外看待，萬分感激。如今稍微有些別的緣故，所以隱身躲藏，不能見面的話。剛纔院長先生曾經將那封信給我見過了。我道：「咦，院長先生那裏倒有……以外沒有別的書信麼？」婦人道：「不知道，可有沒有？但他來到這裏以外並沒有殷勤相好的人。」我聽院長先生說他從什麼地方來，以及籍貫那裏都不知道。他到這病院裏，乃是由按察司衙門裏的司官舉薦來的。如今要告知那司官哩。我道：「若是以外沒有別的書信，那真是使人詫異了。」婦人道：「怎麼姑娘他原是沒有殷勤相好的人，還留什麼別的書信呢？」看官須知這婦人本不知道我和穆郎的情事。因此只恁地說。但我料他斷然沒有無故出去之理。想來想去，卻總不得分曉。他說躲避爲什麼要躲避呢？又聽說昨天早晨已是不見，可知必定是前天夜間出去的前天夜間正是和我相遇那一晚。他若是愛戀我，不論有什麼緊急的事，也該爲我留

住。幾。時。和。我。談。談。心。事。啊。哟。穆。郎。當。真。拋。撇。了。我。麼。當。真。和。我。愛。戀。已。盡。緣。分。已。滿。麼。既。然。拋。撇。我。或。是。滿。了。前。緣。卻。爲。什。麼。又。替。我。殷。勤。配。藥。關。切。萬。分。保。養。我。的。身。體。呢。看。官。啊。我。登。時。萬。種。愁。腸。痛。如。刀。割。伏。在。榻。上。哭。泣。不。休。頭。也。擡。不。起。來。我。想。我。這。一。回。悲。傷。之。後。莫。又。重。發。舊。病。幸。而。心。裏。還。沒。有。亂。自。己。也。知。道。哭。得。傷。心。若。是。再。有。個。三。長。兩。短。今。番。我。的。性。命。定。然。不。保。看。病。婦。人。在。旁。不。知。道。我。哭。的。緣。由。卻。問。我。姑。娘。爲。什。麼。恁。地。哭。泣。若。不。自。己。保。重。怕。的。身。體。又。要。受。傷。哩。說。罷。又。再。三。勸。導。安。慰。我。我。只。不。聽。直。過。了。午。後。兩。點。鐘。眼。淚。也。哭。乾。了。這。纔。將。哭。聲。收。住。那。時。看。病。婦。已。不。在。旁。邊。走。了。出。去。一。會。拿。著。一。張。像。似。書。信。的。東。西。進。來。說。道。在。那。外。面。廊。下。信。箱。裏。有。人。投。進。這。封。信。上。面。寫。著。第。三。號。房。內。病。女。開。拆。想。必。是。寄。與。姑。娘。的。一。面。說。著。一。面。將。信。給。我。我。接。到。手。裏。一。看。外。面。雖。然。沒。有。寄。信。人。的。姓。名。但。確。是。穆。郎。的。手。筆。咦。這。信。從。那。裏。送。來。的。呢。信。面。沒。有。郵。政。局。的。印。章。必。是。穆。郎。臨。出。病。院。之。時。自。己。投。入。信。箱。的。別。人。見。了。不。敢。開。拆。因。此。至。今。還。在。箱。裏。我。那。時。胸。

間早已轟轟烈烈潮熱起來勉強鎮定拆開讀下上面寫道

花娜愛卿芳覽僕本擬掉頭不顧而去然寸心有所不忍乃留此一通遺書噫僕固非不忍也將欲訴僕之怨憤也

呀。他說怨憤爲的什麼事呢。莫非是因爲我跌落池中沒有忘卻還在怨我麼。

愛卿乎。僕至今得遇卿顏誠夢想所不及者也。曩見新聞紙以爲卿必已遁入比利時日前受院長之命巡視監獄見卿一人獨居獄中真耶夢耶驚喜不堪言狀。慮卿苟見僕在驚懼必過於僕遂未相告語而歸其後聞之則卿已爲所謂福家英者之妻相將來於是地羈棲旅店伺良人睡熟以煤油注於其身投火而焚斃我念到這裏身子已是瑟瑟抖擻陡然覺著連忙四面一看幸而那婦人已不知那裏去了我又望下念去。

福家英者何如人僕雖不知度必是福雷曼男爵略無疑義豈卿喪心至此而竟焚殺之耶抑或過失致命耶卿與僕池上誓盟之語豈竟忘之耶卿捨僕別抱琵琶

甕。以。事。非。良。人。忘。堅。金。鑠。石。之。盟。約。而。爲。福。雷。曼。之。妻。室。此。未。可。冒。昧。以。責。卿。實。僕。之。盲。目。而。誤。視。卿。僕。之。過。也。雖。然。事。未。可。輕。躁。以。相。從。僕。抱。此。無。窮。怨。憤。終。必。有。伸。訴。之。一。日。是。以。雖。稅。駕。言。歸。

唉。穆。郎。全。然。當。我。已。做。了。福。雷。曼。的。妻。子。麼。這。樣。看。來。他。心。裏。藏。著。怨。憤。也。是。理。所。當。然。哩。

猶。不。能。驟。平。其。氣。監。獄。見。卿。之。明。夜。自。外。而。返。由。窗。外。窺。之。則。卿。正。帶。泣。而。書。筆。記。且。祝。且。歎。宛。如。狂。人。

啊。啾。原。來。那。時。我。在。窗。外。看。見。穆。郎。面。貌。全。然。不。是。心。迷。哩。

僕。以。爲。卿。之。熱。症。又。起。矣。經。半。時。許。復。往。卿。室。則。果。哉。卿。已。被。心。經。熱。病。之。罰。而。爲。夢。中。之。身。僕。本。無。救。卿。之。責。既。以。卿。故。落。於。池。而。死。則。卿。卽。病。苦。至。死。亦。與。僕。等。其。死。耳。僕。雖。目。覩。卿。之。死。固。無。所。用。其。哀。憐。第。以。此。身。爲。醫。官。職。務。之。身。勢。不。容。放。棄。責。任。用。是。延。卿。生。命。將。以。僕。滿。腔。怨。憤。悉。吐。於。卿。之。前。僕。之。所。謂。不。忍。者。

卽救卿生命之謂也。花娜乎古池。卿乎卿。自推落僕於古池之際。已全視僕如路人矣。卿以爲僕與卿隔世也。卿以爲僕與卿此生不復相見也。不復相聚也。僕以此故特離去此土。以遂卿之願。成卿之志。雖然僕有不能已於言者。特留此書於此。卿其讀。竟必能知僕之心。

啊。喇。穆。郎。全。當。我。有。心。謀。害。推。落。池。中。麼。這。以。下。又。怎。麼。說。呢。

花娜卿乎。僕因知卿與福雷曼男爵爲族兄妹也。僕又知卿父將以卿許嫁於福雷曼也。雖然卿對僕曾作何語來。

呀。福。雷。曼。和。我。如。路。人。一。般。絲。毫。不。相。干。涉。我。原。是。立。定。主。意。不。嫁。他。幾。回。立。了。誓。的。呀。

僕信卿之言。自念有生以來。曾無致愛情於女郎。以卿多情。不能自己。乃以畢身自頂至踵之愛情。致之卿身。且既無敢欺。亦無所憚。謂當請於卿父之前。必得卿父之諾。而後能名正言順。花好月圓。是則僕肺腑之言。而朝夕守之。無敢踰越者。

而卿不見從。謂苟請於父前。則事必不遂。姑俟。僕功名就見。推當世。然後直陳膝下。流出人間。俾無漸於侯爵家。令媛夫婿之名。僕明知卿言。越禮顧爲愛情所溺。慮卿父執拗不許。或竟有決裂別離之悲。用是再四籌維。終約以三年之後。時者僕固崇拜卿生死。卿骨肉。凡僕此身。此心所有之物。莫不悉委之於卿。誠以卿肝膽之女也。巾幗之英也。嗚呼。又孰知卿固牛鬼也。蛇神也。比者新聞不書。卿爲花娜。而書卿爲殺人女。卿其知之否耶。花娜乎。卿固貌爲愛僕。而實則謀殺僕者乎。卿被迫於福雷曼男爵。謂自今不可家居。以出亡相敦勸。僕未嘗不感激零涕。然仍以請於卿父爲言。卿以恐懼之故。遂決心以殺僕也。自今思之。卿所謂愛僕。愛僕亦卿之僞也。愛卿乎。彼之古池。千尋之深。卿當知之。池之水著名。死水。卿又當知之。既知之。而乃使僕入之。謂卿非謀殺得乎。雖然。卿豈必有殺人之心。卿意若謂僕立於池之端。失足而誤落者。然僕冀卿之斂怨。而宥我罪也。故假傍卿身。以吻與吻。接而卿怒猶未消。第聞卿言。郎勿再欺。儂儘力以手相拂。退夫僕之。

足苟自出隄外則擊由自作誠不能稍有所憾於卿顧揣度再三雖欲原卿而有所不得者悲夫卿非出於無意固用全力以排擠者也僕非立於池之端固相距岸內有丈餘之遠者也僕不意卿之腕力若是其強蓋退後四步許踰顛躓而後跌落者也卿苟出於無心僕奚至退至四步猶復踰跟顛躓耶僕少時嘗爲筋骨之習練此身非可輕於動搖者今以卿楊枝柔弱之身一遇而顛沛若是則雖九死之後寸心終不能釋然且自此二三日之間胸脇之際尙痛不能抑此尤足爲卿用力之證嗚呼僕雖欲宥卿將何以宥卿耶

看官啊我那時悔恨的眼淚撲簌簌掉得如瀑布一樣胸口間幾乎轉不過氣來以下再也不能讀下了啊喲穆郎該怎樣恨我啊我的手腕究竟用力推他不用力推他實在一些兒也不知他說胸脇間三四天還是疼痛想是全然記錯了他自己跌下之時岸邊有突出的或是樹根或是石角磕在胸間當是我的手腕因此怨恨我麼唉穆郎你既然恁地怨恨我卻爲什麼又單單留下這一篇書信也不容我一言

半語辯枉伸冤就兀自走了去。怎能使我甘心呢。你說離水有一丈遠。近不是。立在岸邊。可知若不立在岸邊。任是怎樣黑暗。也不該失足落水哩。你又說倒退三步四步。顛仆下去。可知從橫面斜刺裏傾跌過去。三步四步也是意中應有的事哩。你自己記錯了。只把罪全然推在我身上。我不能不怪你。無理又不能不怨你。無情儘著推想。卻伏著身子。又哭起來。心裏痛如刀割。又過了。好一會。無奈掙扎起來。望下再看。

愛卿乎。花娜乎。卿必謀殺僕。而後安心。而後泰然爲福雷曼男爵之妻室。雖然天道不亡無罪之人。僕不知卿鬼蜮豺狼之心。傾心以愛卿。則僕生平之大過也。僕以此故。亦自責其頑愚。然頑愚非罪也。天以僕無罪。乃殷殷相救助。蓋池之中。茸水草敷至數重。密布於水面之下。如張網之蛛絲。僕之墮也。正落於水草最厚之處。初落之時。體勢過重。壓水草而下。沈無何。水草之力復其本原。僕遂藉其上伸之力。浮出於將近水平面之所。旣而觸手有物。則亂浮於水中。之木椿也。急緣

抱之定心以思。苟入於水草之內。則如魚之觸網。難於脫離。幸得乘水草之上。則
我身或終得免難。蓋僕自幼曾習泅水術。能得其妙。又藉神主之佑覺。當時精神
奮發。倍於尋常。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1 0315B



1652380